

廣藝舟雙楫

廣藝舟雙楫卷首

叙目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繅其形爲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惛惛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絀於時。握髮慙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彙顯於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鼈。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杙。取欄櫺。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股也。小者大之精也。蠮螟之巢。蚊睫。蠮螟之蠅。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緣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崿深窅曲。蟻蠊蝨生。蛙蟻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

豐實。禮樂黼黻。草木龍鬱。汝神禱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盍默汝志。耨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埽。攤碑搗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鈎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竅後生之宦輿。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鈿之揚之。今則孳之衍之。凡爲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書弟一

尊碑弟二

購碑弟三

體變弟四

分變弟五

廣藝舟雙楫卷一

原書第一

尊碑第二

購碑第三

原書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於人之智也。虎豺之強。龍鳳之奇。不能造爲文字。而人獨能創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陽。不爲血氣之濁所熏。故智獨靈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橫立之身。則必大愚。必無文字。以血氣熏其首。故聰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積之歲年。必有文字。不獨中國有之。印度有之。歐洲有之。亞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亞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魯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於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識別。故謂凡爲峙立之身。曰人體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萬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己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於象形。物有無形者。不能窮也。故以指事繼之。理有憑虛。無事可指。

者。以會意盡之。若諧聲假借其後起者也。轉注則劉歆創例。古者無之。倉沮創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見於古籀者。不勝僂數。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艸木面首馬牛象鳥諸文。必倉頡之遺也。匪惟中國然。外國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國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燾使經其地。購得數十榻本。文字酷類中國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於象形也。

以人之靈而能創爲文字。則不獨一創已也。其靈不能自己。則必數變焉。故由虫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己也。

古文爲劉歆僞造。雜採鐘鼎焉之。

余有新學僞經考辨之已詳

水經注稱臨淄人。有發齊胡公之銅棺。

其前和隱起爲文。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子思稱今天下書同文。蓋今隸書。卽蒼頡篇中。蓋齊魯間文字。孔子用之。後學行焉。遂定於一。若鐘鼎所採。自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書體。故詭形奇製。與倉頡篇不同也。許慎說文敘。謂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法德俄文字皆異。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亂經。則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

論筆墨。則鐘鼎雖僞。自不能廢耳。

王倍叙百二十六種書體於行草之外。備極殊詭。按佛本行經云。尊者闍黎教我何書。

自下太子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王有四十音是。佉虱盧叱書。隋言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

阿迦羅書。隋言曹迦羅書。隋言邪寐尼書。隋言鴛鴦梨書。隋言耶那尼迦書。隋言婆

迦羅書。隋言波羅婆尼書。隋言波流沙書。隋言父與書。毗多茶書。隋言陀毗茶國書。隋

南天胎羅低書。隋言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優波迦書。隋言嚴熾僧佉書。隋言阿婆勿陀書

阿菟盧摩書。隋言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陀羅多書。鳥塲西瞿耶尼書。須彌阿沙書

支那因書。即此摩那書。科末茶叉羅書。中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提婆書。天那

羅書。龍夜叉書。乾闥婆書。天音阿脩羅書。不飲迦羅婁書。金翅緊那羅書。非摩臚羅伽

書。天音彌伽遮迦書。諸獸迦迦婁多書。鳥音浮摩提婆書。地居安多梨叉提婆書。虛空鬱多

羅拘盧書。須彌逋婁婆毗提訶書。頗彌烏差婆書。膩差婆書。擲娑伽羅書。海跋闍羅

書。金梨伽波羅低犁伽書。往毗棄多書。食阿菟浮多書。未會奢娑多羅跋多書。如伏伽

那那跋多書。等優差波跋多書。舉尼差波跋多書。擲波陀梨佉書。上毗拘多羅波陀那

地書

從二增上凶

耶婆陀輸多羅書

增上句已上

未荼婆喇尼書

中流

梨沙邪婆多波侈比多書

苦

陀羅尼卑叉梨書

觀地

伽伽那卑麗叉尼書

觀窟

薩蒲沙地尼山陀書

一切藥草凶

沙羅僧

伽何尼書

總覽

薩婆韋多詩

一切種音

三藏記云先覺說有六十四種書鹿輪轉眼神鬼八部

惟梵及佉樓為勝文西陽雜俎所攷有驢肩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梓牛書

樹葉書起尸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

非獨中土有虫籀繆墳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己

也

隋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蓋天竺以聲為字涅槃經有二十五

字母華嚴經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傳天竺三十六字母所變化各書猶可見

也唐古忒之書出於天竺元世祖中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千餘母四十

一皆相關紐則探唐古忒與天竺為之亦迦盧之變相也我

朝達文成公又探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於是製成清篆亦

以聲而演形並託音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為字未必能遽合聲為字其合

聲爲字。必其後起也。遼太祖神冊五年。增損隸書之半製。契丹大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依倣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爲國書。西夏季元昊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於形。非自然而變者。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隨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爲之。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爲字也。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爲猶太文字焉。有敘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爲拉丁文字焉。又變爲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於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几席易爲牀榻。豆登易爲盤碗。琴瑟易以箏琶。皆古今之變。於人便利。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鐘表與則壺漏廢。以鐘表使人。能懸於身。知時者未有捨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致。

跨海者未有捨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頡。下行。其說雖謬。然文字之製。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回讀不便於手。倒讀不便於目。則以中行爲宜。橫行亦可爲用。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爲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爲順。以此論之。中行爲優也。安息書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於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於右手大不順。爲最愚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爲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爲主。卽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日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爲便。然合音爲字。其音不備。牽強爲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爲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西域記稱跋祿迦國字源三十餘。揭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八紘外史。及今國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爲字。體皆右行。並本原於梵書。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爲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於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又以聲聞爲一乘。其操聲爲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爲字之學。莫不本於印度焉。秦西

治教皆出天竺子別有論此變之人者也

綜而論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前以周爲一體勢。漢爲一體勢。魏晉至今爲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鍾衛。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札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於臨寫之中。敗心志於碑帖之內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複褻足蔽。何事采章之觀。食以果腹也。則覩

藜足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爲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爲之好事。楊子雲曰。斷木爲基。椳革爲鞠。皆有法焉。而况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御撰之文。僅義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况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旣不爲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爲引伸。儻子臨池。或爲識途之助。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尊碑弟二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蹟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爲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

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卽唐人鈎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鈎屢翻之本。名雖義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

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况其他乎。流敗旣甚。師帖者絕不見工。

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己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爲真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丁斯會。旣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朴。實與汀洲分隸之治。而啟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卽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歐虞。編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於崔敬邕也。阮文達亦作舊體者。然其爲南北書派論。深通此事。知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通人達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猶少。未暇發掘。猶土鼓黃桴。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爲改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箸述之人旣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耒。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榻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徧布海內。其餘爲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

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卽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爲大國。適乘帖微。入纘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啓秘藏。箸爲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尙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尙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改隸楷之變二也。可以攷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尙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爲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購碑第三

學者欲能書。當得通人以爲師。然通人不可多得。吾爲學者尋師。其莫如多購碑刻乎。楊子雲曰。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仲尼子輿論學。必先博學詳說。夫

耳目隘陋。無以備其體裁。博其神趣。學烏乎成。若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盡得於目。盡存於心。盡應於手。如蜂採花。醞釀久之。變化縱橫。自有成效。斷非枯守一二佳本。蘭亭醴泉所能知也。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蔡邕石經張昶華岳碑。徧習之。是其師資甚博。豈師一衛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範圍千古哉。學者若能見千碑而好臨之。而不能書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購。亦不易見。然則如何。曰。握要以圖之。擇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能復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擇其精。雖見數百碑。猶未足語於斯道也。吾聞人能書者。輒言寫歐寫顏。不則言寫某朝某碑。此真謬說。令天下人終身學書。而無所就者。此說誤之也。至寫歐則專寫一本。寫顏亦專寫一本。欲以終身。此尤謬之尤謬。誤天下學者在此也。

又有謂學書須專學一碑數十字。如是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一碑。又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碑亦如是。因舉鍾元常入抱犢山三年學書。永禪師學書四十年不下樓爲例。此說似矣。亦謬說也。夫學者之於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又藝之

至微下者也。學者蓄德器。窮學問。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歲月。耗之于無用之末藝乎。誠如鍾永。又安有暇日。涉問學哉。此殆古者欺人耳。吾之術以能執筆。多見碑爲先務。然後辨其流派。擇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時臨之。臨碑旬月。徧臨百碑。自能釀成一體。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學問。已可成家。雖天才驚下。無不有立。若其淺深高下。則仍視其人耳。

購碑當知握要。以何爲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復求其末。下至千祿之體。亦無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緩購。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九成宮。皇甫君虞恭公。秘書之廟堂碑。河南之聖教序。孟達法師。魯公之家廟麻姑壇。多寶塔。元結郭家廟。臧懷恪殷君八關齋。李北海之雲麾將軍靈巖東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尚。柳誠懸之元秘塔。馮宿諸碑。非原石不存。則磨翻壞盡。稍求元明之舊。揚不堪入目。已索百金。豈若以此一本之贖。盡購南北朝諸碑乎。若捨諸名家佳本。而雜求散碑。則又本末到置。昧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克公頌。裴鏡民者。實寡。小唐碑中。頗多六朝體。是其沿用未變法者。原可採擇。

惟意態體格。六朝碑皆已備之。唐碑可學者殊少。卽學之。體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緩購。

今世所用號僞真楷者。六朝人最工。蓋承漢分之餘。古意未變。質實厚重。宕逸神雋。又下開唐人法度。草情隸韻。無所不有。晉帖吾不得見矣。得盡見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購。

漢分爲真楷之源。以之攷古。固爲學問之事。卽論書法。亦當考索源流。宜擇其要購之。若六朝之隸無多。唐隸流傳日卑。但略見之。知流變足矣。可不購。

漢分旣擇求。唐隸在所不購。則自晉魏至隋。其碑不多。可以按金石萃編金石補編金石索金石聚而求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箸錄者各有不盡。學者或限於見聞。或困於才力。無以知其目而購之。知其目矣。慮碑之繁多。搜之而無盡也。吾爲說曰。六朝碑之雜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記。其文義略同。所足備攷古者。蓋鮮。陳陳相因。殊爲可厭。此蓋出土之日新。不可究盡者也。造像記中多佳者。然學者未能擇也。姑俟碑銘盡搜之後。乃次擇採之。故造像記亦可緩購。

去唐碑。去散隸。去六朝造像記。則六朝所存碑銘。不過百餘。兼以秦漢分書佳者數十本。通不過二百餘種。必盡求之。會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擇吾所愛好者臨之。厭則去之。臨寫既多。變化無盡。方圓操縱融。治自成體裁。韵味必可絕俗。學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漢分目。略見所說。說分本漢篇中。今將南北朝碑目。必當購者。錄如左。其碑多新出。爲金石諸書所未有者也。造像記佳者亦增目。問下論焉。

碑以朝別。以年叙。其無可攷。增於其朝之後。

有年則書。不書者。無年月也。

書人詳之。撰人不詳。重在書也。

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顯者書人名。不顯者并官書之。欲人易購也。

吳碑

葛府君碑額 江蘇句容

九真太守谷朗碑 鳳皇元年

晉碑

南鄉太守郭休碑 太始六年

保母志 興甯三年 王獻之書

枳陽府君碑 隆安三年

爨寶子碑 太亨四年

按安帝元興元年改元太亨次年復為元興四年已改
義熙元年此碑蓋在偏遠未知故仍書太亨四年也

孝女曹娥碑 元嘉元年 明人傳為王羲之
書姑塢於此海山仙館刻石

宋碑

甯州刺史爨龍顏碑 大明二年 雲南陸源
有碑陰

始康郡晉豐縣口熊造像 元徽廿五年 山東王氏

高勾麗故城刻石 己丑元年 長壽王當宋
元嘉六年 平壤吳氏

齊碑

吳郡造維衛尊佛記 永明六年 浙江會稽

信仁弟子蕭衍造像題字 永元二年 四川雲陽

梁碑

太祖文皇帝神道東闕 反刻

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闕

南康簡王神道東闕 反刻

南康簡王神道西闕

臨川靖惠王神道東闕 反刻

臨川靖惠王神道西闕

吳平忠侯蕭公神道東闕 反刻

吳平忠侯蕭公神道西闕

始興忠武王碑 有額有陰

散騎常侍安平王碑

天監五年殘碑

鄱陽王益州軍府人題記 天監十二年 四川雲陽

石井闌題字 天監十五年 江蘇句容

章景爲梁主造佛依碑石像 丁未年即大通元年 四川綿州

許善題名 大通三年 四川綿州

□□□等造觀世音像 大通三年 四川綿州

□道□造像 大通三年 四川綿州

劉敬造像 大同三年 山東福山王氏

讚觀音 與大通元年石同 四川綿州

釋慧影爲父母師僧及身造釋迦佛像題字 甲大同元年浙江石門李氏

陳碑

新羅眞興大王巡狩管境碑 戊子年眞興王麥宗陳光大二年也 朝鮮咸興

趙和造像記 永定二年

魏碑

邑王秦從州人造像王銀堂畫像題名 道武天賜三年

鞏伏龍造像 大魏國元年即太武延和元年

定州中山趙瑠造像 皇興二年

中岳嵩高羅靈廟碑 太安二年 寇謙之書
篆額陽文有陰

宕昌公暉福寺碑 太和十二年 陝西澄城
有碑陰

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皇構遷中元歲歲御次闕茂望舒

孫秋生造像 太和七年 以下爲龍門二十品故合錄之

始平公造像 太和十二年 朱義章書
有額

北海王元詳造像 太和十八年

北海王太妃高爲孫保造像

長樂王夫人尉遲造像 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 太和廿年

解伯達造像 太和年造

楊大眼造像

魏靈藏造像

鄭長猷造像 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 景明三年

賀蘭汗造像 景明三年

高樹造像 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 景明四年

太妃侯造像 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 正始四年

平乾虎造像 正始四年

道匠造像

齊郡王祐造像 熙平二年

慈香造像 神龜三年

優填王造像

秦山羊祉開復石門銘 永平二年 太原典義王遠書

左授令賈三德開復石門題記

司馬元興墓志 永平四年

鄭文公碑 永平四年 鄭道昭書 有上下二碑

埒雲峯山石刻四十二種 不詳列

仙和寺造像 永平四年

楊翬碑 延昌元年 直隸唐山 有額

司馬景和妻孟敬訓墓志銘 延昌三年 河南孟縣

刁遵墓志銘 熙平元年 直隸南皮張氏

兗州賈使君碑 神龜二年

趙阿歡造像 神龜三年

司馬昞墓志銘 正光二年

張猛龍清頌碑 正光三年 有額有陰

樊可憐碑 正光二年

鄭道忠墓志 正光三年

馬鳴寺根法師碑 正光四年 有額

高貞碑 正光四年 篆額陽文

涇州刺史陸希道墓志蓋 正光四年 河南孟縣 篆書

鞠彥雲墓志 正光四年 有蓋

李超墓志銘 正光五年

吳高黎墓志 孝昌二年

六十人造像 孝昌二年

劉玉墓志銘 孝昌三年

張玄纂志 普泰元年

元匡造泗津橋堰石人題記

皇甫麟墓志

殘碑口軍司馬治外兵曹張顯口題名 碑側有崑子趙軌等殘字

殘碑豆陵苟邑題名 有碑側

蘭獻伯高懷玉題名

韓顯祖造像 永熙二年

元襄振興溫泉頌 篆額陽文

惠輔造像

張法壽造像 天平二年

嵩陽寺倫統碑石銘 天平二年
隸書篆額

司馬昇墓志 天平二年

法顯造像 天平三年

法堅法榮二比丘僧碑 天平四年
山東泰安

李憲墓志 元象元年
直隸保定

高湛墓志銘 元象二年

禪靜寺刹前敬使君銘 興初二年

惠詮造像 建義元年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興和三年 王長儒書
篆額

張奢碑 興和三年 靈壽埠安村寺

王盛碑 興和三年

主偃墓志銘 武定元年
有篆蓋

朱永隆唐豐等造天宮碑 武定三年 河南

邑王敬造石像碑文 武定六年

義橋石像之碑 武定七年
有側有陰

冀州刺史關勝誦德碑 武定八年

源義虎曾孫磨耶壙頭祇桓記 武定八年

主僧碑

北齊碑

邑子曹師石象碑 天保三年

崔頡墓志 天保四年

西門豹碑頌 隸書

并州主簿王璘妻趙氏墓志 天保六年
有頌

趙郡王修定國寺碑 天保八年
有頌

朱氏造像 天保八年
有大小字二碑

夫子廟碑 乾明元年
隸書篆額

比邱僧邑義造像殘記 乾明元年
有側

隽修羅碑 皇建元年
有額

石柱頌 太甯二年
八面隸書

雲門法勤禪師塔銘 太甯三年

天柱山銘 天統元年 鄭述祖撰書

姜元略造像 天統元年

房周陀墓志 天統元年 山東濰縣郭氏

魏元預造象 天統元年

呂義六人碑頌 天統五年
隸書

百人造象記 天統五年 碑長丈餘甚完好 瘦硬中有腴氣 登善之祖也

趙崇仙造象 天統六年

定州刺史鄒珍之碑 隸書有側

映佛岩摩崖 武平元年

隴東王感孝頌 武平元年 梁恭之隸書

朱岱林墓志銘 武平元年
有額

道略五百人造像 瘦硬完好 齊碑上品

晉昌王唐邕寫經碑 武平三年
隸書

臨淮王象碑 武平四年
隸書

功曹李琮墓志 武平五年
有側

靈塔銘 武平五年

等慈寺殘碑 武平五年

尼圓照造像

報德象碑 武平六年 釋仙書

馬天祥造像 武平六年

陳留太守墓志殘石 是石出土拓一紙復埋之海內無二本姑毋錄之

豫州刺史梁子彥墓志 武平

張思文造像 承光元年

公孫文哲造像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 有千餘字腴整

鼓山石經

北周碑

強獨樂樹文王碑 元年丁丑

賀屯植墓志 保定四年

西岳華山廟碑 天和二年 篆額 趙文淵書

曹恪碑 天和二年

時珍墓志 宣政元年

光州刺史宇文公碑銘

李峻卜居記 建德元年

隋碑

豆盧通造大像記殘石 開皇二年 直隸正定府崇因寺

趙芬碑殘石 開皇五年 二石

仲思那卅人造橋碑 開皇六年 有額

龍藏寺碑 開皇六年

王輝兒造像 有穆子容碑氣

石窟寺修佛經石像碑開皇十三年

曹子建碑開皇十三年

惠雲法師墓志開皇十四年

鞏賓墓志開皇十五年
篆蓋

荆孝禮墓志開皇十五年

賀若誼碑開皇十六年
篆額

李氏像碑頌開皇十七年
篆額

張通妻陶墓志開皇十七年

美人董氏墓志開皇十七年

安喜公李使君碑開皇十七年
篆額

龍山公臧質墓志開皇二十年

澧水石橋纍文碑開皇口年
篆額

青州勝福寺舍利塔下銘仁壽元年
孟弼隸書
有額

孔文宣靈廟碑 仁壽元年
隸書篆額完好

信州金輪寺塔下銘 仁壽二年

蘇慈墓志銘 仁壽三年

鄧州大興國寺舍利塔下銘 仁壽二年

曹禮墓志 磨厓仁口口年

儀同王君墓志 大業元年 直隸定州

劉珍墓志 大業二年
隸書有側有銘

唐高祖爲太宗造像 大業二年

吳儼墓志 大業四年
篆蓋

甯贇碑 大業五年
有額

修孔子廟碑 大業七年
隸書篆額

李君詒造像 大業七年

姚辨墓志銘 大業七年

歐陽詢書
宋人重刻

元智墓志銘 大業十一年

太僕卿夫人姬氏墓志 大業十一年

宋永貴墓志 大業十二年

隆山郡勝業道場碑

德陽公梁公碑 篆額

河東首山郡勝業道場舍利塔銘 篆額

青州藏碑殘石

李靖上西岳文 宋人偽作然韋道以為大業末年則亦出上久矣

曹文宗殘碑

岡山摩崖 魏齊周隋皆有摩崖而齊尤多包慎伯所撰般若經即在摩崖中也今附於末焉

尖山摩崖

鐵山摩崖

凡所次目。皆為窮鄉學子。欲學書法。未知碑目言之。若大雅宏達。金石名家。扇歐趙之

餘風。集琳瑯之萬品。諸朝箸錄。旁採遼金。內地網羅。遠泊蕃外。自能箸書。無煩片獻。凡所箸目。約之已甚。若猶畏其繁多。慮披採之不易。臨寫之難徧。雜冗亂目。無從下手。則更擇其精者。若碑品之所列。流派之所論。選舉既嚴。別白益審。必當盡購而熟觀之。若諸碑之未見。家法之未熟。而遽欲言書。書乎書乎。匪吾攸聞。

廣藝舟雙楫卷一終



廣藝雙舟楫卷二

體變弟四

分變弟五

說分弟六

本漢弟七

體變弟四

人限於其俗。俗趨於變。天地江河。無日不變。書其至小者。鐘鼎及籀字。皆在方長之間。

形體或正或斜。各盡物形。奇古生動。章法亦復落落若星辰麗天。皆有奇致。鐘鼎古文雖為劉歆偽造

而所採多春秋戰國書物故奇古可愛。據經義則關之至於筆畫之工。則不能以人廢也。

秦分即小篆

裁為整齊。形體增長。蓋始變古矣。然瑯

琊秦書。茂密蒼深。當為極則。自此日變。若趙王上壽泮池刻石。墳壇刻石。下逮少室開

母廟建初殘碑。三公山是吾碑體皆方扁。筆益茂密。至哀斜。邨閣裴岑尊。榭閣仙友等

碑。變圓為方。削繁成簡。遂成漢分。而秦分筆未亡。建初以後。變為波磔。篆隸迴分。於是

衡方乙瑛華山石經。曹全等碑。體扁已極。波磔分背。慧體成矣。夫漢自宣成而後。下逮

明章。文皆似駢似散。體製難別。明章而後。筆無不儷。句無不短。駢文以成。散文篆法之

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

漢末波磔縱肆極矣。久亦厭之。又稍參篆分之圓。變爲眞書。今觀元常諸帖。三國諸碑。皆破觚爲圓。以茂密雄強爲美。復進爲分。書勢所傳毛安之八分增損此也此如駢體之極。復尙古文。而

駢散之分。經數變之後。自是不可復合矣。

吾謂書莫盛於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製最多。皋半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眞楷。後世莫能外。蓋體製至漢。變已極矣。

南碑絕少。以帖觀之。鍾王之書。豐強穠麗。宋齊而後。日卽纖弱。梁陳娟好。無復雄強之氣。

北碑當魏世。隸楷錯變。無體不有。綜其大致。體莊茂而宕以逸氣。力沉著而出以澀筆。要以茂密爲宗。當漢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際。文質斑斕。當爲今隸之極盛矣。

北齊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絕少異同。

北周文體好古。其書亦古。多參隸意。至於隋世。率尙整朗。綿密瘦健。清虛之風。一掃而空。豈宙合不分。光岳疇霽。氣運有當爾邪。南北書派。自是遂合。故隋之爲書極盛。以結

六朝之局。是亦一大變焉。

唐世書凡三變。唐初歐虞褚薛王陸。並繼疊軌。皆尙爽健。開元御宇。天下平樂。明皇極豐肥。故李北海顏平原蘇靈芝輩。並趨時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中後。沈傳師柳公權出。矯肥厚之病。專尙清勁。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雖宗二王。而專講結構。則北派爲多。然名家變古。實不盡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楊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韓魏公東坡猶然。則亦承平之氣象邪。宋僭四家。君謨安勁。紹彭和靜。黃米復出。意態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筆力則稍弱矣。

遼書樸拙。絕無文采。與其國俗略同。金世碑帖。專學大蘇。蓋趙閑閑李屏山之學。慕尙東坡。故書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尙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蘇體。豈亦有金之遺俗邪。

元明兩朝。書法者日盛。然元人吳興首出。惟伯機實與齊價。文原和雅。伯生渾朴。亦其亞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獨出。自餘揭曼碩柯敬仲倪元鎮。雖有適媚。皆吳興門庭也。自是四百年間。文人才士。縱極馳聘。莫有出吳興之範圍者。故兩朝之書。率姿媚多而

剛健少。香光代興。幾奪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張瑞圖。二水董米。萬鐘。四家並名。香光僅在四家之中。未能續一統緒。又王覺斯飛騰跳擲其間。董實未勝之也。至我朝。

聖祖。酷愛董書。臣下摹仿。遂成風氣。思白於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禪吳興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韻。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轅下駒。蹇怯如三日新婦。以之代統。僅能如晉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舊物而已。然明人類能行草。其絕不知名者。亦有可觀。蓋帖學大行故也。

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熙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至於今日。碑學益盛。多出入於北碑。率更間。而吳興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書有古學。有今學。古學者。晉帖唐碑也。所得以帖爲多。凡劉石菴姚姬傳等皆是也。今學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爲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爲風氣所限者。制度文章學術。皆有時焉。以爲之大界。美惡工拙。祇可於本界較之。學者通於古今之變。以是二體者。觀古論時。其致不混焉。若後之變者。則萬年浩蕩。杳杳。

無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測之矣。

分變第五

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攷焉。文字亦然。漢志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劉歆僞體。爲周時眞字也。其體則今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爲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王筠所謂其盤災敢棄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爲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以石攷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爲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至厲王中殿刻石。幾於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爲江都厲王。尙不足據。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爲元

鳳二字。金石萃編疑爲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確也。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爲元狩年作。江陰繆荃孫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爲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庶孝禹碑爲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爲隸。順德李文田以爲僞作無疑也。葉子侯封田刻石爲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丑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則西漢未有隸體也。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郟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郟閣頌。臧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北海相景君銘。曳脚筆法猶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吳天發神識。猶有此體。若二老通碑。尊榎閣記。爲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以漢鐘鼎攷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隸意。汾陰好峙則似秦權。至於太官鐘。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倭尺。若食官鐘。銘綏和鐘。銘。則體皆扁繆。在篆隸之間矣。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鐘及王莽嘉量同爲天發神識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以瓦當攷之。秦瓦如維天降靈甲天下。大萬樂當。鬼氏冢當。蘭池宮當。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爲圓篆。至於漢瓦。若金字樂字。延年上林。石空千秋。萬歲漢并天下。長樂未央。

上林甘泉延壽萬歲高安萬世萬物咸成狼千萬延宣靈萬有喜萬歲長樂萬歲長生無極千秋長安長生未央水奉無疆平樂阿宮億年無疆仁義自成揜衣中庭上林農宮延年益壽體兼方圓。其轉嬰杵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則方折近鄙閣矣。蓋西漢以前。無熹平隸體。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漢輒有竟甯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官入字純作隸體。恐不足據。蓋自秦篆變漢隸。減省方折。出於風氣遷變之自然。許慎說文叙。詆今學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是漢世實事。自蒼頡來。雖有省改。要由遷變。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寫張平子篆。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全是漢人篆法故也。桂未谷曰。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蓋子玉所寫之隸法。說文所無之繆篆。皆今學家師師相傳。舊字舊體。展轉傳變可見也。志乃謂秦時始建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許慎又謂程邈所作。蓋皆劉歆僞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創名而抑揚之。實自歆始。且孔子五經中。無籀篆隸三字。唯僞周官最多。則用莊子韓

非子者。又卿乘篆車。此亦歆意也。於是篆隸之名。行於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隸之名。承用之久。驟而攻之。鮮有不河漢者。吾爲一證以解之。今人日作眞書。興於魏晉之世。無一人能指爲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關人爲之改作矣。東漢之隸體。亦自然之變。然漢隸中有極近今眞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眞書。尤似顏眞卿。攷高頤碑。爲建安十四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張遷表頌。其筆畫直可置今眞楷中。楊震碑似褚遂良筆。蓋中平三年者。子旻殘石。正直殘石孔彪碑。亦與眞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爲眞書矣。若吳之谷朗碑。晉之郭休碑。枳陽府君碑。爨寶子碑。北魏之靈廟碑。弔比干文。鞠彥雲志。惠感。鄭長猷。靈藏造像。皆在隸楷之間。與漢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榘閣。永光閣道刻石。在篆隸之間者。正同。皆轉變之漸。至可見也。不能指出作今眞書之人。而能指出作漢隸者。豈不妄哉。八分之說。議論紛紜。蔡文姬述父邕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愷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蔡希綜曰。上谷王次仲以隸書

改爲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王應麟曰。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陽公集古錄。始誤以八分爲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洪邁以晚漢之隸書爲八分。吾邱衍以秦權漢量爲秦隸。未有挑法者爲八分。比漢隸則似篆。以石經爲漢隸。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蕭子良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衛恆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鶴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鶴已在魏時。毛宏更後。若毛宏始作八分。則漢魏有挑法者。石經等碑。已備之矣。若如包氏說。中郎始變隸作八分。則中郎之前。王稚子闕嵩高銘封龍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變之。且中郎勸學篇云。王次仲初變古形。則非豈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爲八分。則張昶八分碑。乃卽華岳碑。衛覬金針八分書及受禪表。皆有挑法者。若從王氏之說。以今楷書爲隸書。以漢人書爲八分。斥集古謂漢人書曰隸爲誤。則序仙記稱王次仲變蒼頡皆爲今隸書。則謂八分爲隸亦可。是永叔亦不誤也。王次仲作八分。張懷瓘從序仙記。以爲始皇時人。王愔以爲建初時人。蕭子良以爲靈帝時人。雖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隸。起於安

和之時。亦必爲建初前人。必非靈帝時人也。然建武時三老尊健鄆縣石刻筆法。已有漢隸體。則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張懷瓘書斷。又云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學者務益高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高南阜八分說。漢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爲八分。爲分別之分。非分數之分也。翁方綱隸八分考。據此兩說。引說文八字條。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並引𠄎字。𠄎字有八字義。以爲必作分別分列解。因攻齊胡公棺有隸爲𠄎。諸家以八分先于隸爲謬。又謂分劑分量分數之分。玉篇扶問切在去聲。二十三問。禮記分無求多。禮達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無讀平聲之理。杜詩大小二篆生八字。押平聲。卽以分字音義論之。其爲分布分別之分。可無疑惑。其說甚辨。按古音無平仄之分。離騷好蔽美而僞惡。與恐導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爲韵。則以入聲之美惡。讀爲去聲之好惡。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使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聲。爲去聲也。則漢人無平去聲之別。可知。玉篇杜詩。皆在沈約之後。豈足據乎。原諸說之極紛。而古今莫能定者。蓋劉歆僞作篆隸之名。以亂之也。古者書但曰文。不止無篆隸之名。卽籀名亦不見僞於西漢。蓋今學家本無之。惟時時轉

變。形體少異。得舊日之八分。因以八分爲名。蓋漢人相傳口說。如秦篆變石鼓體而得其八分。西漢人變秦篆長體爲扁體。亦得秦篆之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增挑法。且極扁。又得西漢之八分。正書變東漢隸體而爲方形圓筆。又得東漢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稱。伸縮無施不可。猶王次仲作楷法則漢隸也。而今正書亦稱楷。程邈作隸秦隸也。而東魏大覺寺亦稱隸。八分可爲通稱。亦猶是也。善乎劉督學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眞知古今分合轉變之由。其識甚通。以兩漢碑攻之。其次叙誠可見也。又如今人以漢文爲散文。以六朝爲駢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筆之異。漢魏之間。駢散莫分。而與西漢六朝少異。既可上列於散文。亦可下次之儷體。隨時所稱。以爲文字。八分之說。始猶是歟。中郎之說。蓋當時今學家通稱。但文姬述之不詳。而爲古學篆隸所惑。故亂之千載耳。今爲別之。自石鼓爲孔子時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說也。西漢無挑法。而在篆隸之間者。名曰西漢分。蔡中郎說也。東漢有挑法者。爲東漢分。總稱之爲漢分。王愷張懷瓘說也。楷書爲今分。蔡希綜劉熙載說也。八分之說定。篆隸僞名。從此可掃除矣。

說分弟六

秦分

即小篆

以李斯爲宗。今瑯琊泰山會稽之罘諸山刻石是也。相斯之筆畫如鐵石。體

若飛動。爲書家宗法。若石鼓文則金鈿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截。自有奇采。體稍方扁。

統觀虫籀。氣體相近。石鼓旣爲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爲書家第一法則也。

李少溫以篆名一時。自僭於天地山川衣冠文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後。直至小生。然其

筆法出於嶧山。僅以瘦勁取勝。若謙卦銘益形怯薄。破壞古法極矣。夫自斯翁以來。漢

人隸法。莫不茂密雄厚。崔子玉許叔重並善小篆。張懷瓘僞其師模李斯。甚得其妙。曹

喜蔡邕邯鄲韋衛目覩古文。

古文雖劉歆僞作然此非放經學但論筆墨所出旣古亦不能廢

見聞濡染。莫非奇古。少溫生後

千年。舊跡日湮。古文不復見於世。徒以瘦健一新耳目。如昌黎之古文。陽明之心學。首

開家法。斯世無人。驟獲盛名。豈真能過出漢人。空前絕後哉。漢人秦分書存於世者。吾

以寡陋。所見尙二十餘種。吳碑二種。

趙王羣臣上壽

魯王泮池刻石

祝其鄉墳壇題字

上谷府鄉墳壇題字

少室神道闕

開母廟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建初殘石

孔宙碑額

衡方碑額

惠安西表

孔彪碑額

韓仁碑額

尹宙碑額

白石神君碑額

婁壽碑額

張遷碑額

譙敏碑額

樊敏碑額

魯王墓石人太守庶君亭長題字

魯王墓石人府門卒題字

華山碑額

馮緄碑額

仙人唐公房碑額

中平殘石

范式碑額

上尊號奏額

受禪表額

天發神讖碑

封禪國山碑 蘇建書

大風歌

諸碑中蒼古則三公山。妙麗則碑額。奇偉則天發神讖。雅健則封禪國山。而茂密渾勁。莫如少室開母。漢人篆碑。祇存二種。可謂希世之鴻寶。篆書之上儀也。大風歌傳爲曹喜作。然不類漢人書。以其爲黨懷英所自出。故增於末焉。又州輔石獸膊有天祿辟邪四字。體與谷口銅甯銘同。凡諸篆雖工拙不同。皆具茂密偉麗之觀。誠瑯琊之嫡嗣。且體裁近古。亦有石鼓之意。必毫鋪紙上。萬毫齊力。而後能爲。豈如謙卦銘瘦骨柴立。致吾邱衍以爲燒筆尖而作書哉。

又秦漢瓦當文。皆廉勁方折。體亦齶扁。學者得其筆意。亦足成家。

駘湯萬年瓦。瘦硬絕倫。都司空瓦。微帶尖脚。筆法亦同。嘗見漢谷口銅甯銘數十字。瘦渾圓妙極矣。陽冰城隍謙卦。實祖於是。必師少溫者。曷師此邪。宗正官當。亦似少溫者。

八風壽存。綿繆虬糾。幾開唐印之體。然凡瓦當皆繆篆類。應璫秦權漢量三公山碑之後也。

漢鐘鼎文繆篆爲多。太官鐘周陽侯銅丞相府漏壺虛僂尺皆扁繆。惟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則有周鼎意。若汾陰好峙則肖秦權。都倉則婉麗同碑額矣。余以光緒壬午登焦山摩娑瘞鶴銘。後問陶陵鼎。見其篆瘦硬方折。與啓封鐘同。心酷愛之。後見王莽嘉量銘。轉折方圓。實開天發神識之先。而爲活臺銘之祖者。筆意亦出於此。乃悟秦分本圓。而漢人變之以方。漢分本方。而晉字變之以圓。凡書貴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圓作漢分。以章程作草。筆筆皆留。以飛動作楷。筆筆皆舞。未有不工者也。

凡漢分爲金爲石爲瓦。有方有圓。而無不扁密者。學者引伸新體。異態。生意逸出。不患無家數也。

鐘鼎爲僞文。然劉歆所採甚古。攷古則當辨之。學書不妨採之。右軍欲引八分隸書入眞書中。吾亦欲採鐘鼎體意入小篆中。則新理獨得矣。

吾以壬午試京兆。中秋丁祭。恭謁

文廟。摩挲石鼓。仰瞻

高宗純皇帝所頒彝尊十器。乃始講識鼎彝。南還遊揚州。入焦山。閱周無專鼎。闡然渾古。疏落欹斜。若崩雲乍頽。連山忽起。爲之心醉。及戊子再遊京師。見潘尙書伯寅盛祭酒柏義所藏鐘鼎文。以千計。爛若雲錦。天下之大觀也。此學別爲專門。今言書法。略條一二。以發學者意耳。

鐘鼎亦有扁有長。有肥有瘦。章法有疏落有茂密。與隸無異。擇而採之。亦河海之義也。章法茂密。以商太己卣爲最古。至周寶林鐘而茂密極矣。疏落之體。乃虫篆之餘。隨舉皆然。闕里孔廟器。以商卣父乙卣爲最古。焦山無專鼎。亦其體。楚公鐘奇古雄深。尤爲傑作矣。長瘦之體。若楚曾侯鐘。吳季子逞劍字。窄而甚長。極婀娜之致。齊侯罇鐘銘。銘詞五百餘字。文既古渾。書亦渾美。詛楚之先驅也。邦季敦。魚冶妊鼎。茂密匾美。甚近漢篆。壽敦。蘇公敦。體亦相同。皆可用於秦分體者也。正師戈字如屈玉。又爲石經之祖。若此類不可枚舉。學者善用其意。便可前無古人矣。

白少溫既作。定爲一尊。鼎臣兄弟。僅能模範。長脚曳尾。體長益甚。吾無取焉。郭忠恕致

有奇思。未完牆壁。黨懷英筆力驚絕。能成家具。自茲以下。等於白檜。明世分法中絕。懷麓宗師謙卦。蚓笛蛙鼓。難移我情。

國初猶守舊法。孫淵如洪稚存程春海並自名家。然皆未能出少溫範圍者也。完白山人出。盡收古今之長。而結胎成形。於漢篆爲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禩。後有作者。莫之與京矣。完白山人之得處。在以隸筆爲篆。或者疑其破壞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簡。故籀法多尖。後川漆書。故頭尾皆圓。漢後用毫。便成方筆。多方矯揉。佐以燒毫。而爲瘦健之少溫書。何若從容自在。以隸筆爲漢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爲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爲篆。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鑑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爲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吾嘗學琅琊臺嶧山碑。無所得。又學李陽冰三墳記。栖先瑩記。城隍廟碑。庾賁德政碑。般若臺銘。無所入。後專學鄧石如。始有入處。後見其篆書。輒復收之。凡百數十種。無體不有。無態不備。深思不能出其外也。於是廢然而返。遂棄筆不復作數年。近乃稍有悟入處。但以石鼓爲大宗。鐘鼎

之。瑯琊爲小宗，西漢分輔之。馳思於萬物之表，結體於八分以上，合篆隸陶鑄而爲之。奇態異變，雜沓筆端，操之極熟，常有境界，亦不患無立錐地也。吾筆力弱，性復懶，度不能爲之。後有英絕之士，當必於此別開生面也。

吾邱衍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蠡扁。徐鉉謂非老手不能到。石鼓文字，唐篆美原神泉銘，結體方匾，大有石鼓遺意。李樞王宥謁岳祠題記，吾寧取之。涪臺銘，涪溪銘，參用籀筆，戈戟相向，亦自可人。碧落碑筆法亦奇，不獨託體之古。陽冰見之，寢臥數日不去。則過陽冰遠矣。近世吳山子作西漢分體，態樸逸，駸駸欲度驂騑前矣。若加奇思新意，雖筆力稍弱，亦當與頑伯爭一席之地。

程蘅衫莫讓之爲郢之嫡傳。然無完白筆力，又無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門人，無任道統者矣。陳潮思力頗奇，然如深山野番，獷悍未解人理。左文襄筆法如董宣強項，雖爲令長，故自不凡。近人多爲完白之書，然得其姿媚靡靡之態，鮮有學其茂密古樸之神。然則學完白者雖多，能爲完白者其誰哉？

吾粵僻遠海濱，與中原文獻不相接。然藝業精能，其天然勝工夫，備可與虎臥中原抗。

衡上國者。亦有其人。吾見先師朱九江先生。出其前明九世祖白岳先生諱完者手書篆隸。結體取態。直與完白無二。始歎古今竟有暗合者。但得名不得名。自視世風所尚耳。捻道人之心無二。徐遵明之指心爲師。亦何異陸子靜哉。但風尚不同。尊卑迥絕耳。道光間。香山黃子高篆法茂密雄深。迫眞斯相。自唐後碑刻罕見儔匹。雖博大變化。不逮完白。而專精之至。亦拔戟成隊。此猶史遷之與班固。昌黎之與柳州。一以奇變稱能。一以摹古擅絕。亦未易遽爲優劣。世人貴耳賤目。未嘗攷古辨眞。雷同一談。何足以知之。番禺陳蘭甫京卿。出於香山。亦自雄駿也。

杜工部不稱陽冰之篆。而稱李潮。吾邱衍謂潮卽陽冰。人或疑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次陽冰。潮之爲名。與湜澥相類。陽冰與堅冰爲字相類。甫詩曰。況潮小篆逼秦相。而歐陽集古鄭漁仲金石略俱無潮篆。其爲一人無可疑也。秦分體之大者。莫如少温。般若臺黃帝祠宇。次則譙敏碑額。字大漢寸六寸。若曹喜大風歌字亦尺餘。亦秦分體之極大者。但非漢人書耳。

西漢分體。亦有數種。今舉存於世者別白箸焉。其東漢挑法者詳本漢篇。

秦權量刻字

魯泮池刻石

中殿刻石

建平郛縣刻石

永光三處閣道刻石

開通褒斜道刻石

裴岑紀功碑

石門殘刻

郝閣頌

戚伯著碑

楊淮表紀

會仙友題字

右以篆筆作隸之西漢分食官鐘銘綏和鐘銘亦同魏太和石門摩崖由此體也

北海相景君銘。曳脚似天發神識。漢鐸有永平二年者。豐茂似郾閣。亦可埒焉。

三公山碑

是吾碑

天發神識碑

右以隸筆作繆篆。亦可埒於西漢八分。慮僂尺同。

王介州曰。夏承碑有四分之篆。天發神識碑有五分之二。篆即所謂八分書是也。

三老碑

尊榿閣記

右由篆變隸。隸多篆少之。西漢分。建武時之碑。僅此。

吾於漢人書。酷愛八分。以其在篆隸之間。樸茂雄逸。古氣未漓。至桓靈已後。變古已甚。滋味殊薄。吾於正楷。不取唐人書。亦以此也。

本漢弟七

眞書之變。其在魏漢間乎。漢以前無眞書體。眞書之傳於今者。自吳碑之葛府君。及元常力命。戎輅宣示。薦季直諸帖始。至二王。則變化殆盡。以迄於今。遂爲大法。莫或小易。

上下百年間。傳變之速如此。人事之遷化亦急哉。自唐以後。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筆法之雄奇也。蓋所取資皆漢魏間瓌奇偉麗之書。故體質古樸。意態奇變。後人取法二王。僅成院體。雖欲稍變。其與幾何。豈能復追踪古人哉。智過其師。始可傳授。今欲抗旌晉宋。樹壘魏齊。其道何由。必自本原於漢也。漢隸之始。皆近於篆。所謂八分也。若趙王上壽。泮池刻石。降爲衰斜。郗閣裴岑。會仙友題字。皆樸茂雄深。得秦相筆意。繆篆則有三公山碑。是吾戚伯著之瓌偉。至於隸法。體氣益多。駿爽則有景君封龍山。馮緄。疎宕則有西狹頌。孔宙。張壽。高渾。則有楊孟文。楊統。楊著。夏承。豐茂。則有東海廟。孔謙。校官。華豔。則有尹宙。樊敏。范式。虛和。則有乙瑛。史晨。凝整。則有衡方。白石神君。張遷。秀韻。則有曹全。元孫。以今所見真書之妙。諸家皆有之。

蓋漢人極講書法。羊欣。傅。蕭。何。題前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水。金壺記曰。蕭何用退筆書裳大工。此雖未足信。然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尙書。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手中。奄忽如神。史游工散隸。王尊能史書。谷永工筆札。陳遵性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此皆著於漢史者。可見前漢風尙。已篤好之。降逮後漢。好書尤盛。曹喜

大風歌雖云質
作然筆勢亦可

喜杜度崔瑗蔡邕劉德昇之徒。並擅精能。各創新製。至靈帝好書。開鴻都之觀。善書之人。鱗集。萬流仰風。爭工筆札。當是時。中郎爲之魁。張芝師宜官。鍾繇梁鶴。胡昭邯鄲。淳衛覲。章誕。皇象之徒。各以古文草隸名家。石經精美。爲中郎之筆。而堂谿典之外。公羊末。則有趙陔。劉宏。張文。蘇陵。傅楨。論語末。則有左立。孫表。諸人。又武班碑爲紀伯允書。邯鄲頌爲仇子長書。衡方碑爲朱登書。樊敏碑爲劉惔書。雖非知名人。然已工絕如此。又有皇象天發神讖。蘇建封禪國山碑。筆力偉健。冠古今。邯鄲衛章精於古文。張芝聖于草法。書至漢末。蓋盛極矣。其樸質高韻。新意異態。詭形殊製。融爲一爐而鑄之。故自絕於後世。晉魏人筆意之高。蓋在本師之偉傑。逸少曰。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生發。右軍所得。其奇變可想。即如蘭亭聖教。今習之爛熟。致誚院體者。然其字字不同。點畫各異。後人學蘭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結胎得力之由。宜山谷曰。世人日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不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已到烏絲闌。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之面目。而神理自得。蓋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楊少師未必悟本漢之理。神思偶合。便

已絕世。學者欲學書。當知所從事矣。

右軍曰。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鶴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又於從兒處見張昶華岳碑。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右軍所採之博。所師之古如此。今人未嘗師右軍之所師。豈能步趨右軍也。南北朝碑莫不有漢分意。李仲璇曹子建等碑。顯用篆筆者無論。若谷朗郗休鑿寶子靈廟碑鞠彥弔比干皆用隸體。楊大眼惠感鄭長猷魏靈藏波傑極意。駿厲猶是隸筆。下逮唐世。伊闕石龕道因碑。仍存分隸遺意。固由餘風未沫。亦託體宜高。否則易失薄弱也。

後人推平原之書至矣。然平原得力處。世罕知之。吾嘗愛邨閣頌體法茂密。漢末已渺。後世無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結體。獨有遠意。又裴將軍詩雄強至矣。其實乃以漢分入草。故多殊形異態。二千年來。善學右軍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師右軍之所師故也。漢分中有極近今真書者。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顏清臣書。吾既察平原之所自出。而又以知學者取法之貴上也。高頤碑爲建安十

四年。此闕無年月。當同時。故宜與今楷近。張遷表頌。亦可取其筆畫。置於眞書。楊震碑。縹緲如游絲。古質如虫蝕。尤似楷隸。爲登善之先驅。蓋中平三年所立。亦似近今眞書者。若吳葛府君碑。直是正書矣。惟樊敏碑。在熹平時。體格甚高。有郾閣意。魏元杰曹眞亦然。眞可貴異也。

子遊殘石。有拙厚之形。而氣態濃深。筆頗而駿。殆張黑女碑所從出也。又書法每苦落筆爲難。雖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範。仍當自漢分中求之。如正直殘碑。爲字竅字辭字。眞鑿龍顏之祖。可永爲楷則者也。孔彪碑。亦至近楷書。熟觀漢分自得之。

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屬。皆以風神逸宕勝。孔宙用筆。旁出透迤。極其勢而去。如不欲還。馮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疎磔。筆長。

東海廟碑。體漸匾闊。然筆氣猶豐厚。有郾閣之遺。孔謙近之。

尹宙風華艷逸。與韓勅楊孟文曹全碑陰同家。皆漢分中妙品。曹全碑陰。逼近石經矣。楊叔恭鄭固端整古秀。其碑側縱肆。姿意尤遠。皆頑伯所自出也。成陽靈臺筆法豐茂。渾勁。楊統楊著似之。

楊淮表紀潤澤如玉。出於石門頌。而又與石經論語近。但疎蕩過之。或出中郎之筆。眞書之攀龍顏靈廟碑陰暉福寺所師祖也。孔宙碑陰筆意深古。昔人以爲如螻虫盤屈。深冬自衛。眞善爲譬者。

帖中州輔碑兼雄深茂密之勝。熹平殘碑似之。又加峻峭也。魯峻碑額渾厚中極。其飄逸與李翁韓勅略同。

裴壽碑與禮器張遷豐茂相似。張壽與孔彪渾古亦相似。耿勣與郗閣古茂亦相類。楊孟文碑勁挺有姿。與開通褒斜道疎密不齊。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與李孟初碑年字同法。余謂隸中有篆楷行三體。如褒斜裴岑郗閣隸中之篆也。楊震孔彪張遷隸中之楷也。馮府君沈府君楊孟文李孟初隸中之草也。

李孟初韓仁皆以疏秀勝。殆蔡有鄰之所祖。然唐隸似出夏承爲多。王惲以夏承飛動有芝英龍鳳之勢。蓋以爲中郎書也。吾謂夏承自是別體。若近今冬心板橋之類。以論語核之。必非中郎書也。後人以中郎能書。凡桓靈間碑。必歸之。吾謂中郎筆跡惟石經稍有依據。此外華山碑猶不敢信。徐浩之說。若魯峻夏承譙敏皆出埒會。至郗閣明明

有書人仇紉。范式有青龍二年。其非邕書。尤顯。益以見說者之妄也。

自桓靈以後碑。世多增會爲鍾梁之筆。然衛覬書受禪表。確出於同時。聞人率準之言。而清臣季海猶有異談。况張稚圭乎。其按圖題記。以羨孔碑爲梁鶴書。吾亦以爲不爾。夫乙瑛旣遠出鍾前。而稚圭題爲元常所書。則孔羨亦何足信歟。以李嗣真精博。猶誤。范式爲蔡體。益見唐人之好增會。故以韓勅爲鍾書。吾亦不信也。

華山碑後世以季海之故。信爲中郎之筆。推爲絕作。實則漢分佳者絕多。若華山碑實爲下乘。淳古之氣已滅。姿制之妙無多。此詩家所薄之武功。四靈竟陵公安。不審其何以獲名前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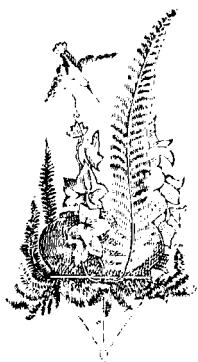
景君銘古氣磅礴。曳脚多用籀筆。與天發神識相似。蓋和帝以前書皆存篆意。若東漢分書莫古於王稚子闕矣。

吾歷攷書記。梁鶴之書不傳。尊號受禪分屬鍾衛。然乙瑛之圖記旣謬。則孔羨之圖記亦非。包慎伯盛稱二碑。強分二派。因以呂望孫夫人二碑分繼二宗。亦增會之談耳。漢碑體裁至多。何止兩體。晉碑亦不止二種。以分領後世之書。未爲確論。今無取焉。

葉子侯碑淺薄。前漢時無此體。與鹿孝禹碑殆是贗作。字體古今真可一望而知。余嘗見三公碑。體近白石神君。以爲三公山神君碑矣。余意此不類永平時書。旣而審之。果光利四年。故字體真可決時代也。夫古今風氣不同。人生其時。輒爲風氣所扇。不得以美惡論。而美惡亦繫之。漢書所錄張敞察昌邑王疏。文選注所引劉整婢采音所供。詞皆古樸絕俗。爲韓柳所無。吾見六朝造像數百種。中間雖野人之所書。筆法亦渾樸奇麗。有異態。以及小唐碑。吾所見數百種。亦復各擅姿製。皆今之士大夫極意臨寫。而莫能至者。何論名家哉。張南軒曰。南海諸番書。煞有好事者。字畫適勁。若古鐘鼎款識。諸國不同。蓋風氣初開。爲之先者。皆有質奇之氣。此不待於學也。

今人日習院體。平生見聞習熟。皆近世人所爲。暗移漸轉。不復自知。且冒旣見之心。必染之。今人生宋明後。欲無蘇董筆意。不可得。若唐人書。無一筆宋人者。此何以故。心所本無。故卽好古者。抗心希古。終抑挫於大勢。故卑薄不能自由也。譬吾粵人生長居遊於粵。長遊京師。效燕語。雖極似矣。而清冽之音。助語之詞。終不可得。燕人小兒。雖間有土語。而清吭百轉。嗚嗚可聽。閩粵之人。雖服官京朝數十年者。莫能如之。爲文者。日爲

制義。而欲爲秦漢六朝之文。其不可爲亦猶是也。若徒論連筆結體。則近世解事者。何嘗不能之。



廣藝舟雙楫卷三

傳衛弟八

寶南弟九

備魏弟十

取隋弟十一

卑唐弟十二

傳衛弟八

書家之盛莫如季漢。劉昭師宜官張芝邯鄲涪諸人。並轡齊驅。雖中郎洞達。莫或先焉。

於時衛敬侯出。古文實與邯鄲齊名。筆蹟精熟。今受禪表遺筆猶存。聞人率準衛敬侯碑以爲觀書按聞人魏人致

可信據若真卿以爲鍾繇劉禹錫歐陽修以爲梁鶴者不足據

鷗視虎顧。雄偉冠時。論者乃謂中郎派別有鍾梁。實非確論。

攷元常之得蔡法。掘韋誕冢而後得之。韋誕師邯鄲涪。衛敬侯還淳古文。淳不能自別。

則衛筆無異。誕師元常。後學豈謂能過梁鶴。得法於宜官。非傳緒於伯喈。孔羨一碑。亦

豈能逾受禪歟。伯玉巨山。世傳妙筆。伯玉藁書。爲簡札宗。巨山書勢。爲書家法。王侍中

謂張芝索靖韋誕鍾繇二衛書。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斯論致公。袁昂梁武

肩吾懷瓘嗣眞呂總諸品。必欲強爲甲乙。隨意軒輊。滋增妄矣。

夫典午中衰。書家北渡。盧家謹偃。嗣法元常。崔氏悅潛。繼音衛氏。以魏書考之。盧玄父邈。實傳偃業。崔浩父宏。實續潛書。北朝書法。實分導二派。然崔潛誅兄之草。王遵業得之。寶其書蹟。宏善草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未嘗妄染。魏初重崔盧之書。而盧後無人。崔宗自浩簡兄弟外。尙有崔衡。崔光。崔高。客崔亮。崔挺。家業尤盛。宏旣爲世模楷。而郭祚。黎廣。黎景熙。皆習浩法。於時有口式者。集古今文字。其六世祖瓊。實從衛覲受古文。強兄順。並擅八體。蓋亦世傳衛法者。由斯而談。然則鍾派盛於南。衛派盛於北矣。後世之書。皆此二派。祇可僞爲鍾衛。慎伯稱鍾梁未當也。按衛覲草體微瘦。瓘得伯英之筋。恆得其骨。然則北宗之書。自當以筋骨爲上。其風韻之遜於南。亦其祖師之法然也。孝文弔比干文。是崔浩書。亦以筋骨瘦硬爲長。

元常之獲盛名。以二王所師。嗣是王庾品書。皆主南人。未及北派。唐承隋祚。會合南北。本可發揮北宗。而太宗尊尙右軍。舉世更無異論。故使張李續品。皆未評及北宗。夫鍾衛北流。崔江宏緒。孝文好學。隸草彌工。家擅銀鈎。人工蠶尾。史傳之名家斯著。碑版之

軌蹟可尋。較之南士。夫豈多讓。而諸家書品。一無見傳。寶泉述書。乃採萬一。如斯論古。豈爲公歟。

述書所稱。皆親見筆蹟。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入。陳二十一人。而北朝數百年。崔廬之後。工書者多。絕無一紙流傳。惟有趙文深兄弟。見陳人而已。豈北士之筆蹟。盡湮邪。得無秘閣所藏。用太宗之意。擯北人而不取邪。

唐宋論書。絕無稱及北碑者。惟永叔集古。乃曰南朝士人氣尙卑弱。率以纖勁清媚爲佳。自隋以前。碑志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畫。往往工妙。歐公多見北碑。故能作是語。此千年學者所不知也。

北碑楊大眼始平公。鄭長猷魏靈藏。氣象揮霍。體裁凝重。似受禪碑。張猛龍楊翬賈思伯。李憲張黑女高貞温泉頌等碑。皆其法裔。歐師北齊劉珉。顏師穆子容。亦其雲來。弔比干文之後。統一齊風。褚薛揚波。柳沈繼軌。然則衛氏之法。幾如黃帝子孫。散布海宇。於萬千年矣。况石軍本衛瓘所傳。後雖改學。師法猶在。故衛家爲書學大宗。直謂之統合南北亦可也。

寶南弟九

書以晉人爲最工。蓋姿製散逸。談鋒要妙。風流相扇。其俗然也。夷攷其時。去漢不遠。中郎太傅。筆蹟多傳。閣帖王謝桓郗及諸帝書。雖多贗雜。然當時文采。固自異人。蓋隸楷之新變。分草之初發。適當其會。加以崇尚清虛。雅工筆札。故冠絕後古。無與抗行。王僧虔之答孝武曰。陛下書帝王弟一。臣書人臣弟一。其君臣相爭譽在此。右軍大令。獨出其間。惟時爲然也。二王真蹟。流傳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方今帖刻日壞。絳汝佳搨。旣不可得。且所傳之帖。又率唐宋人鈎臨。展轉失真。蓋不可據雲來爲高曾面目矣。而南朝碑樹立旣少。裴世期表言碑銘之作。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儼僞興。華煩已久。不加禁裁。其弊無已。文選之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卒寢不行。以子良盛德懿親。猶不得立。況其餘哉。夫晉宋風流。斯文將墜。欲求雅蹟。惟有遺碑。然而南碑又絕難得。其有流傳。最可寶貴。

阮文達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奇方樸之遺。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盧誕越河而北。自茲之後。畫若鴻溝。故攷論歐虞。辨原南北。其論至詳。

以今攷之。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韻。靈廟碑陰暉福寺之高簡。石門銘之疎逸。刁遵高湛法生劉懿敬顯儁龍藏寺之虛和婉麗。何嘗與南碑有異。南碑所傳絕少。然始興王碑戈戟森然。出鋒布勢。爲率吏所出。何嘗與張猛龍楊大眼筆法有異哉。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爲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爲界。強分南北也。

南碑當溯於吳。吳碑四種。篆分則有封禪國山之渾勁無倫。天發神讖之奇偉驚世。谷朗古厚。而葛府君碑尤爲正書鼻祖。四碑皆爲篆隸真楷之極。抑亦異矣。晉碑如郭休鑿寶子二碑。樸厚古茂。奇姿百出。與魏碑之靈廟鞠彥雲。皆在隸楷之間。可以攷見變體源流。枳楊府君茂重。爲元常正脈。亦體出谷朗者。誠非常之瓌寶也。宋碑則有鑿龍顏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爲隸楷極則。宋碑晉豐縣造像。高勾麗。故城刻石。亦高古有異態。齊碑則有吳郡造維衛尊佛記。梁碑則瘞鶴銘爲貞白之書。最著人閒。江寧十八種中。石闕之清和樸美。貝義淵書始興王碑。則長鎗大戟。實啓率更。其碑千餘字。完好者三分之二。尤爲異寶。其餘若蕭衍之造像。慧

影造像，石井闌題字，皆有奇逸。又雲陽之鄱陽王益州軍府題記，下及綿州造像記五種。陳碑之趙利造像記，渾雅絕俗，尤爲難得。又新羅真興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異域，裔夷染被漢風，同文偉製，尤稱瓌異。南碑存於人間者止此。

南碑數十種，隻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傳絕少，又書皆神妙，較之魏碑，尙覺高逸過之。况隋碑以下乎。大約得隋人一碑，勝唐人十種。得梁一碑，勝齊隋百種。宋元以下，自曾無譏。此自有至鑒，非以時代論古也。

南碑今所見者，二鑿出於滇蠻，造像發於川蜀。若高麗故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啓自遠夷。來從外國，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夫以蠻夷筆蹟，猶尙如是，則其時裙屐高流，令僕雅望，騁樂衛之談，擢袁蕭之秀者，筆札奇麗，當復何如。緬思風流，真有五雲樓閣，想像虛無之致，不可企已。

備魏第十

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蓋乘晉宋之末運，兼齊梁之流風，享國既永，藝業自興。孝文黼黻，篤好文術，潤色鴻業，故太和之後，碑版尤盛。佳書妙製，率在其時。延昌正光，染被

斯暢。攷其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晉宋禁碑。周齊短祚。故言碑者。必稱魏也。

孝文以前。文學無稱。碑版亦不著。今所見者。惟有三碑。道武時則有秦從造像王銀堂題名。太武時則有鞏伏龍造像趙瑠造像。皆新出土者也。雖草昧初搆。已有王風矣。太和之後。諸家角出。奇逸則有若石門銘。古樸則有若靈廟鞠彥雲。古茂則有若暉福寺。瘦硬則有若弔比干文。高美則有若靈廟碑陰鄭道昭碑六十人造像。峻美則有若李超司馬元興。奇古則有若劉玉皇甫麟。精能則有若張猛龍賈思伯楊翬。峻宕則有若張黑女馬鳴寺。虛和則有若刁遵司馬昇高湛。圓靜則有若法生劉懿敬使君。亢夷則有若李仲璇。莊茂則有若孫秋生長樂王太妃侯溫泉頌。豐厚則有若呂望。方重則有楊大眼魏靈臧始平公。靡逸則有元詳造像。優填王統觀諸碑。若遊羣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後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後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爲具美。雖南碑之綿麗。齊碑之逋峭。隋碑之洞達。皆涵蓋淳蓄。蘊於其中。故言魏碑。雖無南碑及齊周隋碑。亦無不可。

何言有魏碑可無南碑也。南碑奇古之寶子。則有靈廟碑似之。高美之饜龍顏峻整之始興王碑。則有靈廟碑陰張猛龍溫泉頰當之。安茂之枳陽府君梁石闕則有暉福寺當之。奇逸之瘞鶴銘。則有石門銘當之。自餘魏碑所有。南碑無之。故曰莫備於魏碑。

何言有魏碑可無齊碑也。齊碑之佳者。峻樸莫若石門修羅。則張黑女楊大眼近之。奇逸莫如朱君山。則豈若石門銘刁遵也。瘦硬之武平五年造像。豈若弔比干墓也。洞達之報德像。豈若李仲璇也。豐厚之定國寺。豈若暉福寺也。安雅之王僧。豈若皇甫麟高湛也。何言有魏碑可無周碑也。古樸之曹恪。不如靈廟。奇質之時珍。不如皇甫麟。精美之強獨樂。不如楊暈。峻整之賀屯植。不如溫泉頰。

何言有魏碑可無隋碑也。瘦美之豆盧通造像。則弔比干有之。豐莊之趙芬。則溫泉頰有之。洞達之仲思那。則楊大眼有之。開整之賀若誼。則高貞有之。秀美之美人董氏。則刁遵有之。奇古之臧質。則靈廟有之。樸雅之宋永貴甯暨。則李超有之。莊美之舍利塔蘇慈。則賈思伯李仲璇有之。樸整之莫儼龍華寺。則不足比數矣。

故有魏碑可無齊周隋碑。然則三朝碑真無絕出新體者乎。曰齊碑之雋修羅朱君山。

隋碑之龍藏寺曹子建。四者皆有古質奇趣。新體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承魏開唐。獨標僑異。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也。

後世稱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傑出。諸體並立。然自吾觀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講結構。然向背往來。伸縮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楊翬。賈思伯。張猛。龍也。其筆氣渾厚。意態跳宕。長短大小。各因其體。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變化於整齊之中。藏奇崛於方平之內。皆極精采。作字工夫。斯爲第一。可謂人巧極而天工錯矣。以視歐褚顏柳。斷疊續鶴以爲工。真成可笑。永興登善。頗存古意。然實出於魏。各家皆然。略詳導源篇。

取隋第十一

何朝碑不足取。何獨取於隋。隋碑無絕佳者。隋人無以書名冠世者。又何足取。不知此古今之故也。吾愛古碑。莫如谷朗郭休。爨寶子。根陽府君。靈廟碑。鞠彥雲。以其由隸變楷。足攷源流也。爨精麗之碑。莫若爨龍顏。靈廟碑。陰暉。福寺石門銘。鄭文公。張猛。龍。以其爲隸楷之極則也。隋碑內承周齊峻整之緒。外收梁陳綿麗之風。故簡要清通。匯成一局。澹樸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駢文之有彥休文。詩家之有元暉。蘭成。皆薈萃六朝。

之美。成其風會者也。

隋碑風神疎朗。體格峻整。大開唐風。唐世歐虞及王行滿李懷琳諸家。皆是隋人。今人難免干祿。唐碑未能棄也。而淺薄漓古甚矣。莫如擇隋書之近唐。而古意未盡漓者。取之。昔人稱中郎書曰。筆勢洞達。通觀古碑。得洞達之意。莫若隋世。蓋中郎承漢之末運。隋世集六朝之餘風也。

統觀豆盧通造像。趙芬殘石。仲思那造像。鞏賓墓志。賀若誼碑。惠雲法師墓志。蘇慈碑。舍利塔。宋永貴墓志。吳儼墓志。龍華寺。莫不有洞達之風。卽龍藏寺安簡渾穆。亦有洞達之意。而快刀斫陣。雄快峻勁者。莫若曹子建碑矣。吾收隋世佛經造像記頗多。中有甚肖曹子建碑者。蓋當時有此風尙。其餘亦峻爽。造像記太多。不暇別白論之。坳敍其槩。然愛其峻爽之美。亦嫌其古厚漸失。不能無稍抑之。吾嘗有詩曰。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變古有唐風。猶取其不至如唐之散樸太甚耳。

隋碑漸失古意。體多閎爽。絕少虛和高穆之風。一綫之延。惟有龍藏。龍藏統合分隸。並弔比干文。鄭文公敬使君。劉懿李仲璇諸派。蒼萃爲一。安靜渾穆。骨鯁不減曲江。而風

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獨爲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陸。傳其遺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後。斯派漸泯。後世遂無嗣音者。此則顏柳醜惡之風敗之歟。觀此碑真足當古今之變者矣。

蘇慈碑以光緒十三年出土。初入人間。輒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爲于祿之資。而筆畫完好。較屢翻之歐碑易學。於是翰林之寫白摺者。舉子之寫大卷者。人購一本。期月而紙貴洛陽。信哉其足取也。然氣勢薄弱。行間亦無雄強茂密之象。沈刑部子培以爲贋作。或者以時人能書者比之。未能迫近。無從作贋。子培曰。筆法不易贋古。刀法贋古最易。厥肆優爲之。黃編修仲弢以其中敘葬處樂邑里數字。行氣不接。字體不類。爲後來填上。若贋作必手筆一律。因尊信之。吾觀梁吳平忠侯貞觀時于孝顯碑。勻淨相近。蓋梁隋間有是書體。學者好古從長。臨寫有益。中原采菽。無事苛求。信以傳信可也。姚辨志雖爲率更書。以石本不傳。僅有宋人翻本。故不敘焉。

舍利塔運筆爽達。結體雍容茂密。而有疎朗之致。誠爲醴泉之先聲。上可學古。下可干祿。莫若是碑。龍華寺氣體相似。但稍次矣。賀若誼峻整略同。雍容不及。然亦致佳者也。

趙芬殘石。字小數分。甚茂重。與魏碑惠輔造像同。字小而體畫密厚。可見古人用筆必豐。毫鋪紙上。豈若濫大雅碑之薄弱乎。

唐人深於隋碑。得洞達之意者。有裴鏡民靈慶池二碑。清豐端美。筆畫亦完好。當爲佳本。裴鏡民勻粹秀整。態度安和。靈慶池則有騰擲之勢。略見龍跳虎臥氣象。尤爲妙品。九成皇甫。佳揚不可得。得二碑可代興矣。

臧質古厚而寬博。猶有龍顏暉福遺風。甯巒嚴密而峻拔。猶是修羅定國餘派。龍山公爲虞顏先聲。欽江諫議爲率更前導。其與龍藏。皆爲隋世鼎足佳碑也。書至於隋齊周。名手若趙文深。李德林。梁陳雋。彥若。王褒。庾信。咸集長安。故善書尤衆。永叔跋丁道護碑曰。隋之晚年。書家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餘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蓋隋碑之足賞久矣。

卑唐弟十二

殷周以前。文字新創。雖有工拙。莫可攷稽。南北朝諸家。則春秋羣賢。戰國諸子。當殷周之末運。極學術之異變。九流並出。萬馬齊鳴。人才之奇。後世無有。自漢以後。皆度內之

人。言理不深，言才不肆。進比戰國，侷乎已遠。不足復爲辜較。書有南北朝，隸楷行草，體變各極。奇偉婉麗，意態斯備。至矣。觀斯止矣。至於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尤甚。然纘承陳隋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漓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漸滅盡矣。米元章譏魯公書醜怪惡札，未免太過。然出牙布爪，無復古人淵永渾厚之意。譬宣帝用魏相，趙廣漢輩，雖綜核名實，而求文帝張釋之、東陽侯長者之風，則已渺絕。卽求武帝雜用仲舒、相如、衛霍、嚴朱之徒，才能並展，亦不可得也。不然，以信本之天才，河南之人巧，而寶臬必貶歐，以不顧偏醜，顛翹縮爽，了臬黝糾，譏褚畫虎效顰，澆漓後學，豈無故哉。唐人解講結構，自賢於宋明。然以古爲師，以魏晉繩之，則卑薄已甚。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有窺見古人之日。古文家謂畫今之界不嚴，學古之辭不類。學者若欲學書，亦請嚴畫界限，無從唐人入也。

韓昌黎論作古文，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謝茂秦、李于鱗論詩，謂自天寶大曆以下，不可不學。皆斷代爲限。好古過甚。論者謂之。然學以法古爲貴。故古文斷至兩漢，書法

限至六朝。若唐後之書。譬之駢文至四傑而下。散文至曾蘇而後。吾不欲觀之矣。操此而談。雖終身不見一唐碑可也。

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該充公頌。體意質厚。然唐人不甚稱之。又范的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見稱。其見稱諸家。皆最能變古者。當時以此得名。猶之輔嗣之易。武功之詩。其得名處。卽其下處。彼自成名則可。後人安可爲所欺邪。

唐碑古意未漓者。尙不少。等慈寺諸葛丞相新廟碑。博大渾厚。有暉福之遺。許洛仁碑。極似賀若誼。賈膺福大雲寺。亦有六朝遺意。靈琛禪師灰身塔。文筆豐厚。古樸。結體亦大小有趣。郝貴造像。峻樸。是魏法。馬君起浮圖分行結字。變態無盡。韋利涉造像。迥媚俊逸。順陵殘碑。渾古有法。若華山精享碑。題名王紹宗。王徵君。臨終口授銘。獨孤仁政碑。張宗散善寺碑。于孝顯碑。法藏禪師塔銘。皆步趨隋碑。爲甯贊舍利塔。蘇慈碑之嗣法者。至小碑中。若王仲堪墓志。體裁峻絕。王留墓志。精秀無匹。李夫人賈嬪墓志。勁折在劉玉充公頌之間。常流殘石。樸茂在呂望敬顯儁之間。章夫人志。超渾在王偃李仲璇之間。一切如來心。真言神似刁遵。太常寺丞張銳志。圓勁在刁遵曹子建之間。

張氏慕志骨血峻秀。張君浮圖志體峻而美。焦瑾墓志茂密有魏風。此類甚多。皆工絕。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見稱於時。亦可見唐時風氣。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化二黨。然時尙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爲所滅。蓋天下世變旣成。人心趨變。以變爲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夫理無大小。因微知著。一線之點有限。而線之所引。億兆京陵而無窮。豈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端明篤守唐法。此守舊黨也。而蘇米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近世鄧石如包慎伯趙撝叔變六朝體。亦開新黨也。阮文達決其必盛。有見夫。

論書不取唐碑。非獨以其淺薄也。平心而論。歐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實六朝人也。褚薛筆法。清虛高簡。若伊闕石龕銘石淙序大周封禪壇碑。亦何所惡。良以世所盛行。歐虞顏柳諸家碑。磨翻已壞。名雖尊唐。實則尊翻變之棗木耳。若欲得舊搨。動需露臺數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豈學子人人可得而臨摹哉。況求宋搨。已若漢高之劍。孔子之履。希世罕有。況宋以上乎。然卽得信本墨蹟。不如古人。況六朝搨本。皆完好無恙。出土日新。略如初搨。從此入手。便與歐虞爭道。豈與終身寄唐人籬下。局促無所成哉。識者

審時通變。自不以吾說爲妄陳高論。好翻前人也。

自宋明以來。皆尙唐碑。宋元明多師兩晉。然千年以來。法唐碑者。無人名家。南北碑興。鄧頑伯包慎伯張廉卿。卽以書雄視千古。故學者適逢世變。推陳出新。業尤易成。舉此爲證。尤易悟也。

唐人名手。誠未能出歐虞外者。今昭陵二十四種可見也。吾最愛殷令名書裴鏡民碑。血肉豐澤。馬周褚亮二碑次之矣。餘若王知敬之李衛公碑。郭儼之陸讓碑。趙模之蘭陵公主碑。高士廉瑩兆記。崔敦禮碑。體皆相近。皆清朗爽勁。與歐虞近者也。若權懷素平百濟碑。間架嚴整。一變六朝之體。已開顏柳之先。崔筠劉遵禮志。方勁亦開柳派者。此唐碑之沿革。學唐碑者當知之。中間韋縱靈慶池高元裕碑。有龍跳虎臥之氣。張顛郎官石柱題名。有廉直勁正之體。皆唐碑之可學者。必若學唐碑。從事於諸家可也。



廣藝舟雙楫卷四

體系弟十三

導源弟十四

十家弟十五

十六宗弟十六

碑品弟十七

碑評弟十八

餘論弟十九

體系弟十三

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山川之形亦有然。余嘗北出長城而臨大塞。東泛滄海而觀之。西窺鄂漢。南攬吳越。所見名山洞壑。嶽巖竈窟。無一同者。而雄奇秀美。逋峭淡宕之姿。雖不同。各有其類。南洋島族暨西亞非利加之人。碧睛墨面。狀大詭異。與中土人絕殊。而骨相瓌瑋精緊。清奇肥厚仍相同。夫書則亦有然。

真楷之始。濫觴漢末。若谷朗郭休鑿寶子枳陽府君靈廟翰彥雲弔比干高植鞏伏龍秦從趙瑯鄭長猷造像。皆上爲漢分之別子。下爲真書之鼻祖者也。太朴之後。必繼以文。封建之後。必更郡縣。五德遞嬗。勢不能已。下逮齊隋。雖有參用隸筆者。然僅如後世

關內侯。徒存爵級。與分地治者。絕界殊疆矣。今舉真書諸體之最古者。披枝見本。因流溯源。記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口。父母何算焉。大夫及學士。則知有祖。今學士生長於書。亦安可不知厥祖哉。故凡書體之祖。與祖所自出。並箸於篇。

葛府君碑額。高秀蒼渾。殆中郎正脈。爲真書第一。古石梁石闕。其法嗣伯施清臣。其繼統也。同時有蜀漢景耀八石弩鐃銘。正書字如黍米大。渾厚蒼整。清臣麻姑壇似之。可爲小楷極則。此後正和太和之弩體亦相近。又有太康五年楊紹瓦體。勢與瘞鶴銘同。雜用草隸。此皆正書之最古者也。

枳陽府君體出谷朗。豐茂渾重。與今存鍾元常諸帖體意絕似。以石木論。爲元常第一宗傳。太祖文皇帝神道暉福寺真其法嗣。定國寺趙芬殘石王輝兒造像其苗裔也。李北海毫鋪紙上。亦源於是。石室記可見。後此能用豐筆者寡矣。

爨龍顏與靈廟碑陰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實承中郎之正統。梁石闕所自出。穆子容得暉福之豐厚。而加以雄渾。自餘惠輔造像齊郡王造像溫泉頌臧質皆此體。魯公專師穆子容。行轉氣勢。毫髮畢肖。誠嫡派也。後世師顏者。亦其遠胄。但奉別宗。忘原籍。

之初祖矣。

弔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源絕遠。自尊樾哀斜來。上與中郎分疆而治。必爲崔浩書。則衛派也。其裔胄大盛於齊。所見齊碑造像百種。無不瘦硬者。幾若陽明之學。占斷晚明矣。惟雋脩羅碑加雄強之態。靈塔銘簡靜腴和。獨饒神韻。則下開龍藏而胎褚孕薛者也。朱君山超秀。亦其別子。惟定國寺圓照造像。不矢豐肥。猶西魏派。稍軼三尺耳。至隋賀若誼碑。則其嫡派。龍華寺乃弱支也。觀孟達法師伊闕石龕。石淙序。瘦硬若屈鐵。猶有高曾矩矱。褚得於龍藏爲多。而採虛於君山。植幹於賀若誼。薛稷得於賀若誼。而參用貝義淵肆恣之意。誠懸雖云出歐。其瘦硬亦出魏元。預賀若誼爲多。唐世小碑。開元以前。習褚薛者最盛。後世帖學。用虛瘦之書益寡。惟柳沈之體風行。今習誠懸師石經者。乃其雲初也。

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疎宕。翩翩欲仙。灑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半籠也。六十人造像。鄭道昭瘞鶴銘。乃其法乳。後世寡能傳之。蓋仙人長生。不食人間烟火。可無侍嗣。必不得已。求之宋之山谷。或嘗得大丹學飛升者。

但力薄終未能凌霄漢耳。偶見端州石室。有宋人劉起題記。點畫奇逸。真石門裔孫也。不圖於宋人見之。

始興忠武王碑。與刁遵同體。茂密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幾與今吳興書無異。而筆法精絕。加有妙理。北朝碑實少此種。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靜好。略近之。至唐人乃多採用。今以吳興故。千載盛行。今日作趙書者。實其苗裔。直可謂之刁遵體也。

始興王碑。意象雄強。其源亦出衛氏。若結體峻密。行筆英銳。直與率更皇甫君碑無二。乃知率更專學此碑。竇昺謂率更師北齊劉珉。豈劉珉亦師此邪。蓋齊書峻整。珉書想亦雋脩羅之類。而加結構耳。凡後世學歐書者。皆其孫曾也。

楊大眼始平公魏靈藏鄭長猷諸碑。雄強厚密。導源受禪。殆衛氏嫡派。惟筆力橫絕。寡能承其緒者。惟曹子建碑。佛在金棺上題記。洞達痛快。體略近之。但變爲疎朗耳。唐碑雖主雄強。而無人能肖其筆力。惟道因碑師大眼靈藏。東方朔畫贊。金天王碑師長猷始平。今承其統。韓魏公北岳碑。專師畫贊。嚴重肖其爲人。帖學盛興。人不能復爲方重之筆。千年來幾於變之不祀也。

張猛龍賈思伯楊翬亦導源衛氏。而結構精絕。變化無端。朱笥河僞華山碑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誕譎。靡有常制者。此碑有之。自有正書數百年。蒼萃而集其成。天然功夫。並臻絕頂。當爲碑中極則。信本得其雄強。而失其茂密。殷令名包文該頗能學賈思伯。其或足爲嗣音歟。

李超碑體骨峻美。方圓並備。然方筆較多。亦出衛宗。司馬元興孟敬訓皇甫麟凝禪寺。體皆相近。解伯達造像亦有奇趣妙理。兼備方圓。爲北碑上乘。至隋宋永貴唐于孝顯李緯圭峰亦其裔也。

高湛劉懿司馬昇法生造像。樸華麗美。並祖鍾風。敬顯儻獨以渾逸開生面。李仲璇則以駿爽騁逸足。凝禪寺則以峻整暢元風。龍藏集成。如青瑣連錢。生香異色。永興傳之。高步風塵矣。唐初小碑最多此種。若張興王留韋利涉馬君起浮圖並其緒續。流播人間。吳興香光亦其餘派也。

高植體甚渾勁。殆是鍾法。王偃王僧微有相近。然渾古過甚。後世寡傳。惟魯公差有其意耳。

張黑女碑雄強無匹。然頗帶質拙。出於漢子旂殘碑。馬鳴寺略近之。亦是衛派。唐人寡學之。惟東坡獨肖其體態。真其苗裔也。

吳平忠侯字大逾寸。亦出元常。而勻淨安整。細觀蘇慈碑。布白著筆。與此無異。以此論之。蘇慈亦非僞碑。不得以其少雄強氣象非之。唐貞觀十四年。于孝顯碑。勻淨亦相似。以證蘇慈。尤可信。與舍利塔皆一家眷屬。自唐至今。習干祿者師之。於今爲盛。子孫千億。等於子姬矣。

慈香造像。體出夏承。其爲章也。龍蟠鳳舞。縱橫相涉。闔闔相生。真章法之絕軌也。其用筆頓挫沈著。筋血俱露。北碑書無不骨肉停勻。筆鋒難驗。惟此碑使轉斫折。酣縱逸宕。其結體飛揚綿密。大開宋明之體。在魏碑中。可謂奇姿詭態矣。

優填王平整薄弱。絕無滋味。大似唐人書。然亦可見魏人書。已無不有矣。

導源弟十四

唐宋名家。爲法於後。旣以代興。南北朝碑。遂揜鬱不稱於世。永叔明誠。雖能知之。亦不能大暴著也。然諸家之書。無不導源六朝者。雖世載綿緬。傳碑無多。皆可一一搜出之。

信本專仿貝義淵書。結體出鋒。毫髮無異。頗怪唐世六朝碑本猶多。若信本亦僅能臨仿。豈能名家也。化度九成。氣象較爲雍容。然化度亦出於暉福寺。及熹輔造像記耳。九成結構。參於隋世規模。觀於李仲璇高貞龍藏寺龍華寺舍利塔。仲思那造像。莫不皆然。實則筋氣疎緩。不及張猛龍等遠甚矣。永興廟堂碑。出自敬顯。僞高湛劉懿。逆筆用墨。意象悉同。若更溯其遠源。則上本於暉福也。

褚河南伊闕石龕。出於弔比干文。齊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遺法。若李衛公碑。昭仁寺碑。則刁遵法生龍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於弔比干文。其出鋒縱筆。則亦出於貝義淵。顏魯公出於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盤礴。精神體格。悉似穆子容。又原於暉福寺也。清臣渾勁。又出圓照造像。鈎法尤可據。敬客博塔銘亦出於龍藏寺。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誠懸則歐之變格者。然清勁峻拔。與沈傅師裴休等出於齊碑爲多。馬鳴寺碑側筆取姿。已開蘇派。在汶北等字。與坡老無異。兗州金口壩水底石人筆勢翩翩。直是宋人法度。唐少林寺筆長態遠。則黃山谷之祖也。美人董氏開皇八年造像。娟娟靜好。則文衡山之遠祖也。刁遵志王士則李寶成碑。則趙吳興之高曾也。

崔敬邕碑楊翬碑則鄧懷甯之自出也。張朮志則張卽之所取。近代梁山舟尤似之。張孚張軫張景之則吳荷屋所螟蛉也。趙阿歡造像雄肆沉著。則米南宮所仿也。古之名
家者。能徧臨古碑。皆有一二僻碑。爲其專意模仿。學之既深。亦有不能盡變者。其師法
所自出。蹤迹猶可探討。學者因此而推之。讀碑既多。可以盡得書法之派。亦可知古人
成就之故矣。

凡說此者。皆以近世人尊唐宋元明書甚至。父兄之教。師友所講。臨摹僞引。皆在於是。
故終身盤旋。不能出唐宋人肘下。嘗見好學之士。僻好書法。終日作字。真有如趙壹所
誚五日一筆。十日一墨。領袖若皂。唇齒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與古人爭道。然用力
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則以師學唐人。入手卑薄故也。夫唐人筆畫氣象。較之六朝。淺俚
殊甚。又從而師之。其剝薄固也。雖假以彭聃之壽。必不能望唐人。况欲追古人哉。昔人
云。智過於師。乃可傳授。又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見鄧頑伯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
永興登善。張廉卿專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率更誠懸。吾爲鄭文公而人以爲似吳興。
吾作魏隋人書。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爲學唐人碑耳。蓋唐人皆師法六朝。

鄧張亦師法六朝。故能與之爭道也。爲散文者師法八家。則僅能整潔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師三代法秦漢。然後氣格濃厚。自有所成。以吾與八家同師故也。爲駢文者。師法六朝。則僅能麗藻而已。氣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師秦漢法魏晉。然後體氣高古。自有遒文。以吾與六朝同師故也。故學者有志於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學唐也。

與唐
篇參看

凡此爲有志成書言之。如志在干祿。則卑之無甚高論矣。六朝之體。亦各有淵源。已詳體系篇。遠祖則發源於兩漢。蛛絲馬跡。亦可尋求。詳本漢篇。此不具論。

十家弟十五

三古能書。不箸己名。石鼓爲史籀作。乃議擬之辭。延陵墓石。爲孔子題。乃增會之說。秦諸山石刻。雖史籀相斯所作。亦不箸名。蓋風氣渾厚。末藝偏長。不以自誇也。沿及漢魏。猶存此風。今漢存碑。其書人可攷者。惟武班碑爲紀伯允書。鄴閣頌爲仇紉書。衡方碑爲朱登書。樊敏碑爲劉惔書。華岳碑郭香察書。或謂察者察人之書。非人名也。或謂蔡邕書。然後人增會邕書太多。未必即邕也。石經書字體不同。自蔡邕棠谿典外。公羊末

有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植。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上尊號。奏鍾繇書。受禪表。衛覬書。魯孔子廟碑。梁鶴書。天發神讖。皇象書。封禪國山。蘇建書。此外無攷。降逮六朝。書法日工。而瞰名未甚。雖張猛龍之精能。爨龍顏之高渾。猶不自箸。即隋世尙不炫能於此。至於唐代。斯風遂墜。片石隻碣。靡不書名。遂爲成例。

南北朝碑。書人名者。略可指數。今鈎攷之。凡得十六人。皆工紀一時。精能各擅者也。又淇園二字爲司馬均書。字跡寡少。未成門戶。王羲之曹娥碑。王獻之保母志。陶貞白之瘞鶴銘。疑難遽定。不復錄。天柱山銘爲鄭述祖書。隴東王感孝頌爲梁恭之書。華岳碑爲趙文淵書。鄭氏世其家風。梁趙得名前代。以其隸體不周時用。並從略焉。今箸正書各成一體者。列爲十家。箸所書碑述於後。

寇謙之 嵩高靈廟碑

蕭顯慶 孫秋生造像

朱義章 始平公造像

崔浩 孝文皇帝弔比干墓文

王遠 石門銘

鄭道昭 雲峯山四十二種

貝義淵 始興王碑

王長儒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穆子容 太公呂望碑

釋仙 報德像

十家體皆迥異。各有所長。瘦硬莫如崔浩。奇古莫如寇謙之。雄重莫如朱義章。飛逸莫如王遠。峻整莫如貝義淵。神韻莫如鄭道昭。超爽莫如王長儒。渾厚莫如穆子容。雅朴莫如釋仙。

朱義章貝義淵蕭顯慶釋仙皆用方筆。王遠鄭道昭王長儒穆子容則用圓筆。崔浩寇謙之體兼隸楷。筆互方圓者也。九家皆源本分隸。崔浩則衰斜之遺。寇謙之則韓勅之嗣。朱義章則東海廟之後。王遠鄭道昭則西狹之遺。尤其易見者也。十家各成流派。崔

浩之派。爲褚遂良柳公權沈傳師。貝義淵之派爲歐陽詢。王長儒之派爲虞世南王行滿。穆子容之派爲顏真卿。此其顯然者也。

後之學者。體經歷變。而其體意所近。罕能外此十家。十家者。譬道術之有九流。各有門戶。皋牢百代。中惟釋仙稍遜。抑可謂書之巨子矣。

十六宗弟十六

天有日。國有君。家有主。人有首。木有本。詩曰。君之宗之。族有大宗小宗。爲學各有宗。如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慶氏。各專一家。所謂宗也。詩文亦然。至於書。亦豈有異哉。

書家林立。即以碑法。各擅體裁。互分姿製。何所宗。曰宗其上者。一宗中何所立。曰立其一家。雖學識貴博。而裁擇宜精。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者因於古碑。亦不失所宗而已。

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爲可宗。可宗爲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

洞達。九曰結搆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齊碑惟有瘦硬。隋碑惟有明爽。自隳修羅朱君山龍藏寺曹子建外。未有備美者也。故曰魏碑南碑可宗也。魏碑無不佳者。雖窮鄉兒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異態。構字亦緊密非常。豈與晉世皆當書之會邪。何其工也。譬江漢游女之風詩。漢魏兒童之謠諺。自能蘊蓄古雅。有後世學士所不能爲者。故能擇魏世造像記學之。已自能書矣。

言造像記之可師。極言魏碑無不可學耳。魏書自有堂堂大碑。通古今極正變。其詳備於碑品。今擇其與南碑最工者條出之。昔朱子與汪尙書論古文。汪玉山問朱子曰。子之主人翁是誰。對以曾南豐。曰。子之主人翁甚體面。今舉諸家聽人擇以爲主人翁。亦甚體面矣。

龔龍顏爲雄強茂美之宗。靈廟碑陰輔之。

石門銘爲飛逸渾穆之宗。鄭文公瘞鶴銘輔之。

弔比干文爲瘦硬峻拔之宗。隳修羅靈塔銘輔之。

右三宗上。

張猛龍爲正體變態之宗 賈思伯楊翬輔之

始興王碑爲峻美嚴整之宗 李仲璇輔之

敬顯儁爲靜穆茂密之宗 朱君山龍藏寺輔之

輔福寺爲豐厚茂密之宗 穆子容梁石闕溫泉頌輔之

右四宗中

張玄爲質峻偏宕之宗 馬鳴寺輔之

高植爲渾勁質拙之宗 王偃王僧臧質輔之

李超爲體骨峻美之宗 解伯達皇甫麟輔之

楊大眼爲峻健豐偉之宗 魏靈藏廣川王曹子建輔之

刁遵爲虛和圓靜之宗 高湛劉懿輔之

吳平忠侯神道爲平整勻淨之宗 蘇慈舍利塔輔之

右六宗下

既立宗矣。其一切碑相近者。各以此判之。自此觀碑。是非自見。自此論書。亦不至聚訟。

紛紛矣。

凡所立之宗。奇古者不錄。靡弱者不錄。怪異者不錄。立其所謂備衆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爲書家極則者耳。

經石峪爲榜書之宗。白駒谷輔之。

石鼓爲篆之宗。瑯琊臺開母廟輔之。

三公山爲西漢分書之宗。裴岑郿閣天發神讖輔之。

右外宗三

漢分亦各體備有。亦各有宗。別詳本漢篇。此不錄。

碑品第十七

昔庾肩吾爲書品。李嗣真張懷瓘韋續接其軌武。或師人表之九等。或分神妙精能之四科。包羅古今。不出二類。夫五音之好。人各殊嗜。妍蚩工拙。倫次蓋繁。故昔賢評書。亦多失當。後世品藻。祇紓己懷。輕重等差。豈能免戾。夫書道有天然。有工夫。二者兼美。斯爲冠冕。自餘偏至。亦自稱賢。必如張懷瓘。先其天性。後其習學。是使人惰學也。何勸之

爲。必軒舉之工夫爲上。雄深和美。各自擅場。古人論書。皆尙勁險。二者比較。健者居先。古尙質厚。今重文華。文質彬彬。乃爲粹美。孔從先進。今取古質。華薄之體。蓋少後焉。若有新理異態。高情逸韻。孤立特峙。常音難緯。覩茲靈變。尤所崇慕。今取南北朝碑。爲之品列。唐碑太夥。姑從舍旃。

神品

爨龍顏碑

靈廟碑陰

石門銘

妙品上

鄭文公四十二種

暉福寺

梁石闕

妙品下

枳陽府君碑

梁綿州造像

瘞鶴銘

泰山經石峪

般若經

石井闌題字

蕭衍造像

孝昌六人造像

高品上

谷朗碑

葛祥碑額

弔比干文

嵩高靈廟碑

高品下

鞠彥雲墓志

高勾麗故城刻石

新羅眞興大王巡狩管境碑

高植墓志

秦從三十人造像

鞏伏龍造像

趙瑯造像

晉豐縣造像

精品上

張猛龍清德頌

李超墓志

賈思伯碑

楊翬碑

龍藏寺碑

始興王碑

解伯達造像

精品下

刁遵志

惠輔造像記

皇甫麟志

張黑女碑

高湛碑

呂望碑

慈香造像

元甯造像

趙阿歡三十五人造像

逸品上

朱君山墓志

敬顯雋刹前銘

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逸品下

武平五年靈塔銘

劉玉志

臧質碑

源磨耶祇桓題記

定安王元燮造像

能品上

長樂王造像

太妃侯造像

曹子建碑

雋修羅碑

溫泉頌

崔敬邕碑

沙門惠詮造像

華嚴經菩薩明難品

道略三百人造像

楊大眼造像

凝禪寺碑

始平公造像

能品下

魏靈藏造像

張德壽造像

魏元預造像

司馬元興碑

馬鳴寺碑

元詳造像

首山舍利塔銘

甯贗碑

賀若誼碑

蘇慈碑

報德像

李憲碑

王偃碑

王僧碑

定國寺碑

碑評第十八

爨龍顏若軒轅古聖。端冕垂裳。石門銘若瑤島散仙。驂鸞跨鶴。暉福寺寬博若賢達之德。爨寶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弔比干文若陽朔之山。以瘦峭甲天下。刁遵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楊大眼若少年偏將。氣雄力健。道略造像若束身老儒。節竦行清。張猛龍如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馬君起浮圖若泰西機器。處處有新意。李仲璇如烏衣子弟。神采超俊。廣川王造像如白門伎樂。裝束美麗。劉玉如兗江僵木。雖經冬槎枿。而生氣內藏。司馬昇如三日新婦。雖體態媚麗。而容止羞澀。靈廟碑陰如渾金璞玉。寶采難名。始興王碑如強弓勁弩。持滿而發。靈廟碑如入收藏家。舉目盡奇古之器。臧質碑若與古德語。開口無世俗之談。元燮造像。如長戟脩矛。盤馬自喜。曹子建碑。如大刀關斧。斫陣無前。李超志如李光弼代郭子儀將。壁壘一新。六十人造像。如唐明皇隨葉法善遊。霓裳入聽。解伯達造像。雍容文章。踴躍武事。僞脩羅長松倚劍。大道臥罷。雲峯石刻。如阿房宮樓閣綿密。四山摩崖。如建章殿門戶萬千。定國寺如祿山肥重。行步蹒跚。

跚。凝禪寺如曲江風度。骨氣峻整。司馬元興碑古質鬱紆。精魄超越。馬鳴寺若野竹過雨。輕燕側風。高植碑若蒼崖巨石。森森古容。高湛碑若秋菊春蘭。茸茸艷逸。溫泉頌如龍髯鶴頸。奮舉雲霄。敬顯儁若閒鷗飛鳧。游戲汀渚。太祖文皇帝神道若大廷褻衣。端拱而議。南康簡王若芳圃桂樹。淨直有香。李君謩如閒庭卉木。春來著花。皇甫麟如小苑峰巒。雪中露骨。張黑女碑如駿馬越澗。偏面駘嘶。枳陽府君碑如安車入朝。不尙馳驟。慈香如公孫舞劍。瀏亮渾脫。楊翬如蘇蕙織錦。綿密迴環。朱君山如白雲出岫。舒卷窈窕。龍藏寺如金花遍地。細碎玲瓏。舍利塔如妙年得第。翩翩開朗。蘇慈碑如手版聽鼓。戢戢隨班。

餘論第十九

包慎伯以般若碑爲西晉人書。此未詳攷也。今按此經完好。薤山映佛岩。經主爲梁父令王子椿。武平元年造。是齊碑也。是碑雖簡穆。然較龍顏暉福尙遜一籌。今所見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此類。實開隋碑洞達爽闊之體。故曹子建碑亦有般若經筆意。

六朝人書無露筋者。雍容和厚。禮樂之美。人道之文也。夫人非病疾。未有露筋。惟武夫

作氣勢。矜好身手者乃爲之。君子不尙也。季海清臣。始以筋勝。後世遂有去皮肉而專用筋者。武健之餘。流爲醜怪。宜元章諷之。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法也。張猛龍碑。結構爲書家之至。而短長俯仰。各隨其體。觀古鐘鼎書。各隨字形。大小活動。圓備。故知百物之狀。自小篆興。持三尺法。剪裁齊割。已失古意。然隸楷始興。猶有異態。至唐碑蓋不足觀矣。唐碑惟馬君起浮圖奇姿異態。迥絕常製。吾於行書取蘭亭。於正書取張猛龍。各極其變化也。

本朝書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爲楷。集分書之成伊汀洲也。集隸書之成鄧頑伯也。集帖學之成劉石庵也。集碑之成張廉卿也。

魯公書如宋開府碑之高渾絕俗。八關齋之氣體雍容。昔人以爲似瘞鶴銘者。誠爲絕作。蓋魯公無體不有。卽如離堆記。若無可攷。後世豈以爲魯公書乎。然麻姑壇握拳透爪。乃是魯公得意之筆。所謂字外出力中藏棱。魯公諸碑。當以爲第一也。

聖教序。唐僧懷仁所集右軍書。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謂異才。此與國朝黃唐亭集唐人詩。剪裁縫紉。皆若已出。可謂無獨有偶矣。然集字不止懷仁。僧大

雅所集之吳文碑。亦用右軍書。尤爲逋峭。古今集右軍書凡十八家。以開福寺爲最。不虛也。此猶之劉鳳誥之集杜詩乎。

完白山人計白當黑之論。熟觀魏碑自見。無不極茂密者。若楊翬張猛龍。尤其顯然。卽石門銘鄭文公朱君山之奇逸。亦無不然。乃知疎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通風。眞善言魏碑者。至於隋唐疎朗雍容。書乃大變。豈一統之會宜爾邪。柳誠懸平西王碑。學伊闕石龕。而無其厚氣。且體格未成。時柳公年已四十餘。書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後人或僞此碑。則未解書道者也。

書若人然。須備筋骨血肉。血濃骨老。筋藏肉瑩。加之姿態奇逸。可謂美矣。吾愛米友仁書。殆亦散僧入聖者。求之北碑六人造像。李超亦可以當之。

靈廟碑陰佳絕。其將軍甯烏洛陵江高州等字。筆墨渾穆。大有石鼓瑯琊臺石經筆意。眞正書之極則。得其指甲。可無唐宋人矣。

惠輔造像記。端豐峻整。峨冠方袍。具官人氣象。字僅三四分。而筆法茂密。大有唐風矣。龍門造像。自爲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中惟法生用圓

筆耳。北海王元詳筆雖流美。仍非大異。惟優填王則氣體卑薄。可謂非種在必勦者。故舉龍門。皆稱其方筆也。

魏碑大種有三。一曰龍門造像。一曰雲峰石刻。一曰岡山尖山鐵山摩崖。皆數十種同一體者。龍門爲方筆之極軌。雲峰爲圓筆之極軌。二種爭盟。可謂極盛。四山摩崖。迥隸楷。備方圓。高渾簡穆。爲肇窠之極軌也。龍門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優填外。率皆雄拔。然約而分之。亦有數體。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沈著勁重。爲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爲一體。解伯達齊郡王祐峻骨妙氣爲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蕩奇偉爲一體。總而名之。皆可謂之龍門體也。

枳陽府君筆法之佳固也。攷其體裁。可見隸楷之變。質其文義。絕無諛墓之詞。體與元常諸帖近。真魏晉之宗風也。葛府君字少。難得佳搨。寶子太高。惟此碑字多而搨佳。當爲正書古石弟一本。

六朝筆法。所以過絕後世者。結體之密。用筆之厚。最其顯著。而其筆畫意勢舒長。雖極小字嚴整之中。無不縱筆勢之宕。往自唐以後。局促褊急。若有不終日之勢。此真古今

人之不相及也。約而論之。自唐爲界。唐以前之書密。唐以後之書疎。唐以前之書茂。唐以後之書凋。唐以前之書舒。唐以後之書迫。唐以前之書厚。唐以後之書薄。唐以前之書和。唐以後之書爭。唐以前之書澀。唐以後之書滑。唐以前之書曲。唐以後之書直。唐以前之書縱。唐以後之書斂。學者熟觀北碑。當自得之。

龍藏寺秀韵芳情。馨香溢時。然所得自齊碑出。齊碑中靈塔銘百人造像。皆於瘦硬中有清腴氣。龍藏變化。加以活筆。遂覺青出於藍耳。褚河南則出於龍藏。並不能變化之。



廣藝舟雙楫卷五

執筆弟二十 綴法弟二十一

學敘弟二十二 述學弟二十三

執筆弟二十

朱九江先生執筆法曰。虛拳實指。平腕豎鋒。吾從之學。苦於腕平則筆不能正。筆正則腕不能平。因日窺先生執筆法。見食指中指名指層累而下。指背圓密。如法爲之。腕平而筆正矣。於是作字。體氣豐勻。筋力仍未沉勁。先生曰。腕平當使杯水置上而不傾。豎鋒當使大指橫撐而出。夫職運筆者腕也。職執筆者指也。如法爲之。大指所執愈下。掌背愈豎。手眼骨反下欲切案。筋皆反紐。抽掣肘及肩臂。抽掣既緊。腕自虛懸。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間。筆力自能沉勁。若飢鷹側攬之勢。於是隨意臨古碑。皆有氣力。始知向不能書。皆由不解執筆。以指代運。故筆力靡弱。欲臥紙上也。古人作書。無用指者。筆陣圖曰。點畫波撇屈曲。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夫用指力者。以指撥筆。腕且不動。何所用一

身之力哉。欲用一身之力者。必平其腕。豎其鋒。使筋反紐。由腕入臂。然後一身之力得用焉。或者乃謂撥鐙法。始自唐人。六朝無不參指力者。可以筆陣圖說證之。徧求六朝。亦無用指運筆之說也。

學者欲執筆。先求腕平。次求掌豎。後以大指與中指相對。擗管。令大指之勢倒而仰。中指之體直而垂。名雖曰執。實則緊夾其管。李後主所云在大指上節下端。中指著指尖。名指在爪甲肉之際也。

大指中指夾管。已自成書。然患其氣浮而不沉。體超而不穩。又患腕平則筆鋒多偃。向右。故以名指擗之。使左。又患其擗力推之使外也。則以食指擗之。使內。四指爭力。勢相蹙迫。鋒自然中正渾全。掌自虛腕自圓。筋自左紐。而通身之力出矣。

自後漢崔子玉傳筆法。至鍾王。下逮永禪師。永傳虞世南。世南傳陸柬之。柬之傳其姪彥遠。彥遠傳張長史。長史傳崔邈。邈以授韓方明。方明曰。置筆於大指節前。大指齊中指相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盧攜述羲獻以來相傳筆法曰。大指擗。中指斂。第二指拒。無名指。林韞傳盧肇撥鐙法。亦云以筆管著中指尖。令圓活易轉運。其法與今同。

蓋足踏馬鐙淺。則易轉運。撥鐙二字。誠爲妙譬。蓋崔杜之舊軌。鍾王之正傳也。以指運筆之說。惟唐人翰林密論乃有之。其法曰。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擡筆上。作勒法。用中指。鈎筆。澀進。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自爾之後。指運之說大盛。韓方明所譏。今人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然則唐人之書。固多不善執筆者矣。宋人講意態。無施不可。東坡乃有把筆無定法。要使弱而寬。以永叔指運而腕不知爲妙。蓋愛取姿態故也。夫以數指俯仰運送。其力有幾。運送亦不能出分寸外。苟過寸字。已滯於用。然則又易執筆法乎。則未得國。能失其故步矣。東坡操之至熟。變化生新。其詩曰。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糝。亦其不足之故。孫壽以齟齬墮馬爲美。已非碩人顧頡模範矣。在東坡猶可。然由此遂遠遜古人。後人勿震於東坡而欲效顰也。夫用指力者。筆力必困弱。欲臥紙上。勢爲之也。包慎伯之論書。精細之至。爲後世開山。然以其要歸於運指。謂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引歐蘇之說以爲證。乃謂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在于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日弱。其說粗謬可笑。蓋慎伯好講墨法。又好言萬毫齊力。不得其故。而思

借助於指。不知握筆既緊。腕平掌豎。俾手眼之勢。欲斜切於案。以腕運筆。欲提筆則毫起。欲頓筆則毫鋪。頓挫則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運行如風。雄強逸蕩。安有拋筋露骨枯弱之病。慎伯自稱其書得於簡牘。頗傷婉麗。則逸少龍威虎震。大令跳宕雄奇。豈非簡牘乎。不自知婉弱之中。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其誤乎。此誠智者千慮之失。余慮人惑於慎伯之說。故亟正之。

執筆高下。亦自有法。衛夫人真書。執筆去筆頭二寸。此蓋就漢尺言。漢尺二寸。僅今寸許。然亦以爲衛夫人之說爲寸外大字言之。大約執筆總以近下爲主。盧攜曰。執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搨鋒體重。體驗甚精。包慎伯述黃小仲法曰。布指欲其疏則謬。執筆欲其近。則有得之言也。

近人執筆多高。蓋惑於衛夫人之說而不知攷。亦由宋明相傳。多作行草。不能真楷之故。蓋其執筆太高。畫勢虛浮。故不能正書也。近人又矜言執筆欲近之說。以爲不傳之秘。亦爲可笑。吾自解執筆。卽已低下。人多疑之。吾亦不能答其搨重之故。閱諸說。頗訝其暗合。後乃知吾腕平。大指橫撐。執筆自不得不近下。以此知苟得其本。其末自有不

待學而能者矣。

包慎伯又述王瞿言。管須向左後稍偃。自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此法不止矜爲秘傳。且托於神授矣。吾腕欲平而大指撐出。管常微偃右。自學執筆時。卽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矣。蓋常人執筆。腕斜欹案上。大指向上。筆管必斜右。毫尖必向左。落筆旣順畫。則毫尖向上。豎則毫尖向左。其鋒全在邊線。故未能萬毫齊力。若腕能平。使手眼幾欲切案。則無論如何執法。管自向左。但鋒仍自外耳。惟以中指直擲之。則鋒自向內。又有大指橫撐。直出拒之。食指亦橫出作橢圓形。以指尖推筆。故管自向左。鋒自迤後向左。名指控禁之。則鋒自定。筆在四指之尖。轉動靈活。故類撥鐙。王侍中書訣。所謂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皆悉暗合。侍中用衝禁二字尤精。蓋不用大指食指尖推筆。則不得爲衝。名指在外。禁定其筆。只能謂之禁。不能謂之拒也。然吾之暗合古法。亦不出腕平欲置杯水而不傾。大指橫撐而出二語而已。黃小仲云。食指須高如鵝頭昂曲。欲其如是。大指橫撐出拒筆。食指自有是勢。故苟能腕平指橫。則王侍中石本之訣。小仲不傳之秘。仲瞿神授之說。慎伯累牘之言。皆已備有無遺。富哉言乎。故學貴有本。小藝亦

其理也。

吾爲之語曰。平腕欲手眼之向下。橫撐大指欲其指平而執低。手眼向下則腕反而筋紐。大指橫平下拒則掌豎而食指昂。右腕挺開則鋒正對準。腕懸而肩背力出。左腕挺開貼案則氣勢停勻。右腕益虛活。如此則八面完全。險勁雄渾。篆真行草。無不得勢矣。蓋隸書橫匾。故勒爲最難。其努次之。腕開則得橫勢。順勢行之。則畫平滿有氣。對準則努垂下自有勢。筋紐則險勁自出。自此學書無施不可。視其學之深淺高低。以爲其書品之高下耳。丞相傅下筆如鷹隼攫拏。中郎筆勢洞達。右軍曰。字勢雄強。詳觀索靖王導右軍大令魯公草書。及天發神讖。北碑中若楊大眼魏靈藏惠感諸造像。巨亦揮天。大刀斫陣。無不以險勁爲主。若不得執筆之勢。如何能之。慎伯之論書雖精。其見聞及此。然未嘗論及腕平大指橫撐之說。想慎伯尙未知之。故用工至深。而終傷婉弱。吾偶得此。又證以古法。及慎伯之法。無不吻合。雖用力過淺。未及於古。然欲階古人。舍是則出不由戶。莫能致也。吾亦不欲緘秘之。以示子弟。俾繼此而神明之。或有成焉。

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操縱極熟。自有巧妙。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筆中含。頓筆外拓。中含者渾勁。外拓者雄強。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隸之法也。提筆婉而通。頓筆精而密。圓筆者蕭散超逸。方筆者凝整沉著。提則筋勁。頓則血融。圓則用抽。方則用絜。圓筆使轉用提。而以頓挫出之。方筆使轉用頓。而以提絜出之。圓筆用絞。方筆用翻。圓筆不絞則痿。方筆不翻則滯。圓筆出以險則得勁。方筆出以頗則得駿。提筆如遊絲裊空。頓筆如獅後蹲地。妙處在方圓並用。不方不圓。亦方亦圓。或體方而用圓。或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求之古碑。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鄭長猷。靈感。張猛。龍始興。王雋。脩羅。高貞等碑。方筆也。石門銘。鄭文公。瘞鶴銘。刁遵。高湛。敬顯。僑龍藏寺等碑。圓筆也。爨龍顏。李超。李仲璇。解伯達等碑。方圓並用之筆也。方圓之分。雖云導源篆隸。然正書波磔。全出漢分。漢分中實備方圓。如褒斜。郃閣。孔謙。尹宙。東海。廟曹。全石。經皆圓筆也。衡方。張遷。白石。神君。上尊。號受。禪皆方筆也。蓋方筆便於作正書。圓筆便於作行草。然此言其大較。正書無圓筆。則無宕逸之致。行草無方筆。則無雄強之神。則又交相爲用也。

以腕力作書。便於作圓筆。以作方筆。似稍費力。而尤有矯變飛動之氣。便於自運。而亦可臨仿。便於行草。而尤工分楷。以指力作書。便於作方筆。不能作圓筆。便於臨仿。而難於自運。可以作分楷。不能作行草。可以臨歐柳。不能臨鄭文公瘞鶴銘也。故欲運筆必先能運腕。而後能方能圓也。然學之之始。又宜先方筆也。

古人筆法至多。然學者不經師授。鮮能用之。但多見碑刻。多臨細驗。自有所得。善乎張長史告裴儼曰。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可見昔人亦無奇特秘訣也。即其告魯公亦曰。執筆圓暢。布置合宜。紙筆精佳。變通適懷。此數語至庸。而書道之精。誠不外此。若言簡而該。有李華之說曰。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頰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不拙不巧。不今不古。華質相半。又曰。有二字神訣。截也。拽也。所謂截拽者。謂未可截者。截之。可以已。拽之。後自由谷。殆得此訣。以名家者也。竇臬論書七十餘字。甚精。可玩。黃小仲論書。以章法爲主。在牝牡相得。不計點畫工拙。但慎伯因爲大九宮之論。然古人實已有之。張懷瓘曰。偃仰向背。陰陽相應。鱗羽參差。峰巒起伏。遲澀飛動。射空玲瓏。尺寸規度。隨字變轉。此論小九宮而施之大九宮。尤精妙。故曰一字則功妙盈虛。連行

則巧勢起伏。

行筆之法。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此已曲盡其妙。然以中郎爲最精。其論貴疾勢澀筆。又曰。令筆心常在點畫中。筆軟則奇怪生焉。此法惟平原得之。篆書則李少溫草書則楊少師而已。若能如法行筆。所謂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也。

古人作書。皆重藏鋒。中郎曰。藏頭護尾。右軍曰。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又曰。用尖筆須落筆混成。無使豪露。所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也。雖畫沙印泥。屋扇痕。皆言無起止。即藏鋒也。

古人論書以勢爲先。中郎曰。九勢。衛恒曰。書勢。羲之曰。筆勢。蓋書形學也。有形則有勢。兵家重形勢。拳法亦重撲勢。義固相同。得勢便則已操勝算。右軍筆勢論曰。一正脚手。二得形勢。三加適潤。四兼拗拔。張懷瓘曰。作書必先識勢。則務遲澀。遲澀分矣。求無拘繫。拘繫亡矣。求諸變態。變態之旨。在乎奮斫。奮斫之理。資於異狀。異狀之變。無溺荒僻。荒僻去矣。務於神采。善乎輪扁之言曰。得於心而應於手。庖丁之言曰。以神遇不以目視。官雖止而神自行。新理異態。變出無窮。如是則血濃骨老。筋藏肉瑩。譬道士服煉既

成。神采王長。迥絕常人也。

新理異態。古人所貴。逸少曰。作一字須數種意。故先貴存想。馳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鬱豪放之間。象物於飛潛動植流峙之奇。以疾澀通八法之則。以陰陽備四時之氣。新理異態。自然佚出。少濫自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露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文士誇妄之語。然寫黃庭則神遊縹緲。書告誓則情志沈鬱。能移人情。乃爲書之至極。佛法言聲色觸法受想。行識以想觸爲大。書雖小技。其精者亦通於道焉。

側之必收。勒之必澀。啄之必峻。努之必戰。此千古書家之公論。諸家所必同者也。然諸家於八法體勢各異。但熟玩諸碑可得之。

行筆之間。亦無異法在乎。熟之而已。唐太宗曰。緩則滯而無筋。急則病而無骨。橫豪側管。則純慢而多肉。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思與神合。同乎自然。吾謂書法亦猶佛法。始於戒律。精於定慧。證於心源。妙於了悟。至其極也。亦非口手可傳焉。

古人言行草筆法有極詳明者。陳繹曾曰。字一寸蹲七釐。提五釐。捺九釐。盡一分。清勁者減三。初學提活蹲輕則肉圓。老成提緊蹲重則肉趑趄。然此只就常法言之。令學者

有下手處。然如始平公等碑。豈可復泥此邪。唐後人作書。只能用輕筆。不能用肥筆。山谷謂瘦硬易作。肥勁難得。東坡謂李國主不爲瘦硬。便不成書。益以見魏人筆力之不可及也。

夫學書猶學射也。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注矢。引滿而後發。無遠無近。無左無右。期中的焉。弓不欲強。強則爆。不欲弱。弱則弛。夫書者。正體執筆。選毫調墨。使之濃淡得。剛柔中。亦奚以異。古者以射選士。今以書。亦何選哉。

夫書道猶兵也。心意者將軍也。腕指者偏裨也。鋒者先鋒也。副毫者衆隊也。紙墨者器械也。古之書論。猶古兵法也。古碑猶古陳圖也。執筆者束伍也。逆筆者調卒也。選毫者選鋒也。將軍不熟於古兵法陣圖。則無以爲將軍。偏裨不習熟將軍之意指。而致之士卒。不能束伍。或束伍不嚴。則無以爲偏裨。毫不受令。則爲驕兵。受令而衆隊不齊心。則爲偏師。爲散勇。將卒至矣。器械不精良。或精良而不善用。亦無以殺敵致果。有一於此。皆可致敗。名將練兵。豈可使有懈可擊哉。若夫百練之師。熟於古兵法。加以神明變化。武穆曰。運用之妙。則在一心。此又存乎其人矣。

墨之爲器械也。譬之今日。其猶砲乎。用何鋼質。受藥多少。皆有分度。猶墨之濃淡稠稀也。墨太潰則散。太爆則枯。東坡論墨。謂如小兒眼睛。每起必研墨一斗。供一日之用。蓋古人用墨必濃厚。觀暉福寺。溫泉頌。定國寺。豐厚無比。所以能致此者。萬毫齊力。而用墨漿濃色深。故能黝然作深碧色也。

筆墨之交亦有道。筆之著墨三分。不得深浸至毫。弱無力也。乾研墨則濕點筆。濕研墨則乾點筆。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然與其淡也甯濃。有力運之。不能滯也。

紙法古人寡論之。然亦須令與筆墨有相宜之性。始可爲書。若紙剛則用柔筆。紙柔則用剛筆。兩剛如以錐畫石。兩柔如以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今人必以羊毫矜能於蠟紙。是必欲制挺以撻秦楚也。豈見其利乎。

昔人謂學者常用惡筆。今後不擇筆。雖則云然。而器械不精。亦不能善其事。故伯喈非流執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若令思挫於弱毫。數屈于陋墨。言之使人於邑。侍中之歎。豈爲謬歟。

今天下人士。學之難成者。非獨其人之惰學。亦教之無其序也。蒙偲就傳。不事小學而讀大學。舍名物訓詁而言性理。故有號稱學人。問以度數之實而嘗如者。其他未學文史而遽爲八股。未臨碑刻而遽寫卷摺。皆顛倒舛戾。失序之尤。卽以臨碑刻觀之。則亦昧於本末先後之序。旣以用力多而蓄德鮮。久之則懈。畏不敢爲。此所以難成也。

學書有序。必先能執筆。固也。至於作書。先從結構入。畫平豎直。先求體方。次講向背。往來伸縮之勢。字妥貼矣。次講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結構草法。通其疎密遠近之故。求之書法。得各家祕藏驗方。知提頓方圓之用。浸淫久之。習作熟之。骨血氣肉精神皆備。然後成體。體旣成。然後可言意態也。記曰。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體不備亦謂之不成書也。

作書宜從何始。宜從大字始。筆陣圖曰。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然亦以二寸一寸爲度。不得過大也。

學書行草宜從何始。宜從方筆始。以其畫平豎直。起收轉落。皆有筆跡可按。將來終身作書寫碑。皆可方整。自不走入奇褻也。

學書宜用九宮格摹之。當長肥加倍。盡其筆勢而縱之。蓋凡書經刻石摹揚。必有瘦損。加倍臨之。乃僅得古人原書之意也。

字在一二寸間而方筆者。以何碑爲美。張猛龍碑。額楊翬碑。額字皆二寸。最爲豐整。有勢可學者也。寸字方筆之碑。以龍門造像爲美。巨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像。體方筆厚。畫平豎直。宜先學之。次之楊大眼骨力峻拔。徧臨諸品。終之始平公。極意峻宕。骨格成形。體定。得其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且學之亦易似。吾教十齡小女作書。十二日便有意勢。且有拙厚峻秀之氣矣。

學書必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無自得性情也。六朝人摹仿已盛。北史趙文深周文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影覆卽唐之嚮揚也。欲臨碑必先摹仿。摹之數百過。使轉行立筆盡肖。而後可臨焉。

能作龍門造像矣。然後學李仲璇。以活其氣。旁及始興王碑。溫泉頌。以成其形。進爲皇甫麟。李超。司馬元興。張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楊翬。以雋其體。書駸駸乎有所入矣。於是專學張猛龍。賈思伯。以致其精。得其綿密奇變之意。至是而習之。須極熟。寫之。

須極多。然後可久而不變也。然後縱之猛龍碑。陰曹子建以肆其力。竦之弔比干文以肅其骨。竦之石門銘。鄭文公以逸其神。潤之梁石闕。瘞鶴銘。敬顯雋以豐其肉。沈之朱山君龍藏寺。呂望碑以華其血。古之嵩高鞠彥雲以致其樸。雜學諸造像以盡其態。然後舉之枳陽府君。爨龍顏靈廟陰暉福寺以造其極。學至於此。其幾於成矣。雖然猶未也。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隸意以厚其氣。旁涉行草以得其變。下觀諸碑以備其法。流觀漢瓦晉甃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釀而醞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則可使歐虞抗行。褚薛扶轂。鞭笞顏柳。而狎畜蘇黃矣。尙何趙董之足云。吾於此事頗用力。傾囊倒篋而出之。不止金針度與也。若能如是爲學。徧臨諸碑。雖不學一唐人碑。豈患不成。若急於干祿。不能爾許。亦須依此入手。博學數種以植其幹。厚其力。雄其筆。逸其韻。然後學唐碑。若裴鏡民。靈慶池。郭家廟。張興。樊府君。李靖。唐儉。臧懷恪。馮宿。不空。和尚雲。磨將軍馬君起。浮圖羅周敬諸碑。則亦可通古通今。若夫入手之叙。則萬不可誤耳。書體旣成。欲爲行書。博其態。則學閣帖。次及宋人書。以山谷最佳。力肆而態足也。勿頓學蘇米。以陷於偏頗剽伎之惡習。更勿誤學趙董。蕩爲軟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

墮阿鼻牛犁地獄。無復超度飛昇之日矣。若真書未成。亦勿遽學用筆如飛。習之既慣。則終身不能為真楷也。

述學弟二十三

吾十一齡。侍先祖教授公。諱贊修字述之於連州官舍。含飴覲棗。暇輒弄筆。先祖始教以臨樂

毅論。及歐趙書。課之頗嚴。然性懶鈍。家無佳搨。久之不能工也。將冠。學於朱九江先生。

諱次琦號子襄

先生為當世大儒。餘事尤工筆札。其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

生先生。為黎山人二樵之傳也。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畫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

得北宋揚醴泉銘臨之。銘為潘木君先生鐫贈九江先生者。潘公時罷普撫。于役河南。盡以所藏書籍碑版七千卷為贈。用蔡邕贈王粲例也。前輩風流盛德如此。附記之。始識

古人墨氣筆法。少有入處。仍苦凋疎。後見陳蘭甫京卿。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

因碑可步趨耳。習之果茂密。乃知陳京卿得力在此也。因並取圭峰虞恭公支秘塔顏

家廟臨之。乃少解結構。蓋雖小道。非得其法。無由入也。間及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

帖撫之。姜堯章最稱張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時人罕及。因力學之。自是流觀諸帖。又隳

蘇米窩臼中。稍矯之以太傅宣示戎輅薦季直諸帖。取其拙厚。實皆宋明鈎刻。不過為

邢侗王寵奴隸耳。時張延秋編修相謂帖皆翻木。不如學碑。吾引白石甌裘之說難之。蓋溺舊說如此。少讀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九江先生。僂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之非矣。惟吾性好窮理。不能爲無用之學。最懶作字。取大意而已。及久居京師。多遊廠肆。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以來及南北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嘉興沈刑部子培。當代通人也。謂吾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吾以鄭文公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法。畫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孝廉裕釗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韻皆晉宋得意處。真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國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菴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朴。如對商彝漢玉。真靈廟

碑陰之嗣音。蓋頑伯生平寫史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藝業惟氣息最難。慎伯僅求之點畫之中。以其畫中滿爲有古法。尙未爲知其深也。趙搆叔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爲靡靡之音。則趙搆叔之罪也。夫精於篆者能覽。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吾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君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爲集大成也。阮文達南北書派論。謂必有英絕之士領袖之者。意在斯人乎。吾執筆用九江先生法。爲黎謝之正傳。臨碑用包慎伯法。慎伯問於頑伯者。通張廉卿之意而知下筆。用墨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語於此道乎。夫書小藝耳。本不足述。亦見凡有所學。非深造力追。未易有得。况大道邪。

廣藝舟雙楫卷六

榜書第二十四

行草第二十五

千祿第二十六

論書絕句第二十七

榜書第二十四

榜書古曰署書。蕭何用以題蒼龍白虎二闕者也。今又稱爲擘窠大字。作之與小字不同。自古爲難。其難有五。一曰執筆不同。二曰運管不習。三曰立身驟變。四曰臨仿難周。五曰筆毫難精。有是五者。雖有能書之人。熟精碑法。驟作榜書。多失故步。蓋其勢也。故能書之後。當復有事。以其別有門戶也。

榜書有尺外者。有數寸者。當分習之。先習數寸者。可以摹寫。筆力能拓。起收使轉。筆筆完具。既精熟。可以拓爲大字矣。杜工部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古人童年。先作大字。可見矣。

學榜書雖別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臨寫之。六朝大字。猶有數碑。太祖文皇帝

石闕。泰山經石峪。淇園白駒谷。皆佳碑也。尙有尖山岡山鐵山摩崖。率大書佛號讚語。大有尺餘。凡數百字。皆渾穆簡靜。餘多參隸筆。亦復高絕。

榜書亦分方筆圓筆。亦導源於鍾衛者也。經石峪圓筆也。白駒谷方筆也。然自以經石峪爲第一。其筆意略同鄭文公。草情篆韻。無所不備。雄渾古穆。得之榜書。較觀海詩尤難也。若下視魯公祖關道遙樓李北海景福吳琚天下第一江山等書。不啻兜率天人。視沙塵衆生矣。相去豈有道里計哉。

東坡曰。大字當使結密而無間。此非榜書之能品。試觀經石峪。正是寬綽有餘耳。

作榜書須筆墨雍容。以安靜簡穆爲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氣勢。便是僞父。凡不能書人。作榜書未有不作氣勢者。此實不能自揜其短之迹。昌黎所謂武夫桀頡作氣勢。正可鄙也。觀經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爲金剛努目邪。

白駒谷之體。轉折點畫。皆以數筆成一筆。學者不善學。尤患板滯。更患無氣。此是用方筆者。方筆寫榜書最難。然能寫者。莊雅嚴重。美於觀望。非深於北碑者。寡能爲之。而無

弊也。

自蕭何題署之後，梁鵠韋誕衛覲，盛以此稱。唐時殷仲容資聖王知敬清禪，並知名一時。蓋榜書至難，故能書者致爲世重也。

北人工爲署書，其知名者，並著於時。題洛京宮殿門板，則有沈含馨江式。北京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則竇遵瑾。周天和時露寢成，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守。每須題榜，輒復迫之。其重榜書至矣。故榜書當以六朝爲法。東坡安緻，惜無古逸之趣。米老則傾佻跳蕩。若孫壽墮馬，不足與於斯文。吳興香光，並傷怯弱。如璇閨靜女，拈花鬪草，妍妙可觀。若舉石臼，面不失容，則非其任矣。自元明來，精榜書者殊尠。以碑學不興也。吾所見寡陋，惟朱九江先生所書朱氏祖祠額，雄深絕倫，不復知有平原矣。吳中丞荷屋，則神采雍容，氣韻絕佳。

數寸大字，莫如鄭道昭太基仙壇，及觀海鳥詩。高氣秀韻，馨芬溢目。般若碑，慎伯盛稱之。以爲古今石本隸楷第一。謂其雄渾簡靜，則誠有之。遽臆定爲西晉人書，則不無嗜痴之癖。攷般若碑，是北齊書也。

梁碑神道淵穆極矣。然各體不同。簡王則高渾雍容。靖王則豐整酣逸。忠武王則茂密美緻。新理異采。吳平忠侯勻整安靜。忠武王酷肖刁遵。吳平忠侯甚類蘇慈。若能展作榜書。固當獨出冠時。然吾未見能之者也。

雲峯山石刻。體高氣逸。密緻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像無盡。若能以作大字。其穠姿逸韻。當如食防風粥。口香三日也。瘞鶴銘如瑤島散仙。陽阿晞髮。般若碑與南康簡王始興忠武四碑比肩。真可爲四瀆通流於後世矣。

平原中興頌。有營平之蒼雄。東方朔畫贊。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謨洛陽橋記。體近中興。同稱於時。此以雄健勝者。八關齋骨肉停勻。絕不矜才使氣。昔人以爲似鶴銘。誠爲近之。宋人數寸書。則山谷致佳。如龍螭螫啓。伸盤復行。可肩隨太基觀海諸碑後。正不必以古今論。但嫌太嫵媚耳。

篆書大者。惟有少溫般若臺體。近咫尺。骨氣適正。精采冲融。允爲楷則。隸之大者。莫若岡山摩崖。其次則唐隸之泰山銘。宋隸之山河堰。俱可臨寫也。

榜書操筆。亦與小字異。韓方明所謂攝筆以五指垂下。捻筆作書。蓋伸臂代管。易於運

用故也。方明又有握筆之法。捻拳握管於掌中。其法起於諸葛誕。後王僧虔用之。此殆施於尺字者邪。

作榜書筆毫當選極長至二寸外。軟美如意者。方能適用。紙必當用涇縣。他書筆畧不佳。尙可勉強。惟榜書極難。眞所謂非精筆佳紙晴天爽氣。不能爲書。蓋又過於小楷也。字過數尺。非筆所能書。持碎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奮身厲氣。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尋丈。身手不能爲。或謂持帚爲之。吾謂不如聚米臨碑出以雙鉤之。易而美觀也。

行草弟二十五

近世北碑盛行。帖學漸廢。草法則既滅絕。行書簡易。便於人事。未能遽廢。然見京朝名士。以書負盛名者。披其簡牘。與正書無異。不解使轉頓挫。令人可笑。豈天分有限。兼長難擅邪。抑何鈍拙乃爾。夫所爲軒碑者。爲其古人筆法。猶可攷見。勝帖之婁翻失真耳。然簡札以妍麗爲主。奇情妙理。瓌姿媚態。則帖學爲尙也。

碑本皆眞書。而亦有兼行書之長。如張猛龍碑陰。筆力驚絕。意態逸宕。爲石本行書第一。若唐碑則懷仁所集之聖教序不復論。外此可學。猶有三碑。李北海之雲麾將軍。寓

奇變於規矩之中。顏平原之裴將軍。藏分法於奮斫之內。令狐夫人墓志。使轉頓挫。毫芒皆見。可爲學行書石本佳碑。以筆法有入處也。

帖以王著閣帖爲鼻祖。佳本難得。然賴此見晉人風格。慰情聊勝無也。續閣帖之緒者。有潘師旦之絳帖。雖謂羸瘠而清勁可喜。寶月大師之潭帖。雖以肉勝而氣體有餘。蔡京大觀帖。劉燾太清樓帖。曹士冕星鳳樓帖。以及戲鴻快雪。停雲餘清。各有佳書。雖不逮昔人。亦可一觀。擇其著者師之。惟

國朝玉虹鑒眞。雖出張得天之手。而筆鋒毫髮皆見。致可臨學。吾粵諸帖。以葉氏風滿樓帖爲佳。過於吳氏筠清館也。吳荷屋中丞專精帖學。冠冕海內。箸有帖鏡一書。皆論帖本。吾恨未嘗見之。海內好事。必有見者。儻有以引伸之邪。

學草書先寫智永千文。過庭書譜。千百過。盡得其使轉頓挫之法。形質具矣。然後求性情。筆力足矣。然後求變化。乃擇張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若王導之疎。王珣之韻。謝安之溫。鍾繇雪寒丙舍之雅。右軍諸賢散勢鄉里。苦熱奉橘之雄深。獻之地黃奉對蘭草之沈著。隨性所近而臨仿之。自有高情逸韻。集於筆端。若欲復古。當寫章草。史孝山出師

頌。致足學也。

學蘭亭但當師其神理奇變。若學面貌。則如美伶候坐。雖面目充悅。而語言無味。若師爭坐位三表。則爲灌夫罵坐。可永絕之。

王侍中曰。杜度之書。殺字甚安。又稱鍾衛梁章之書。莫能優劣。但見其筆力驚絕。吾謂行草之美。亦在殺字甚安。筆力驚絕二語耳。大令沉酣矯變。當爲第一。宋人講意態。故行草甚工。米書得之。後世能學之者。惟王覺斯耳。

宋人之書。吾尤愛山谷。雖昂藏鬱拔。而神閑意穠。入門自媚。若其筆法瘦勁婉通。則自篆來。吾以山谷爲行篆。魯公爲行隸。北海爲行分也。山谷書至多。而玉虹鑒真所刻陰長生詩。有高謝風塵之意。當爲第一。米友仁書中含。南宮外拓。而南宮佻儻過甚。俊若跳擲。則有之。殊失莊若對越之意。若小米書。則深奇穠縟。肌態豐嫵矣。

岳忠武書力斫餘地。明太祖書雄強無敵。宋仁宗書骨血峻秀。深似龍藏。然則豪偉丈夫。胸次絕人。點畫自異。然其工夫亦正不淺也。

元康里子山明王覺斯筆。鼓宕而勢峻密。眞元明之後勁。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新

理異態尤多。乃至海剛峯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若董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得天專師思白。而加變化。然體頗惡俗。石菴亦出於董。然力厚思沈。筋搖脈聚。近世行草書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菴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成也。吾粵書家有蘇古儕張藥房黎二樵馮魚山宋芷灣吳荷屋謝蘭生諸家。而吳爲深美。抗衡中原。實無多讓。慎伯書品不侔之。可異也。先師朱九江先生。於書道用工至深。其書導源於平原。蹀躞於歐虞。而別出新意。相斯所謂鷹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變而百獸踣氣象。魯公以後。無其倫比。非獨劉姚也。元常曰。多力豐筋者聖。識者見之。當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爲人書。世罕見之。吾觀海內能書者。惟翁尙書叔平似之。惟筆力氣魄。去之遠矣。

千祿弟二十六

趙壹非草曰。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誠如其說。書本末藝。卽精良如韋仲。將至書凌雲之臺。亦生晚悔。則下此鍾王褚薛何

工之足云。然北齊張景仁以善書至司空公。則以書千祿。蓋有自來。唐立書學博士。以身言書判選士。故善書者衆。魯公乃爲箸千祿字書。雖講六書。意亦相近。於是鄉邑較能。朝廷科吏。博士講試。皆以書。蓋不可非矣。

國朝

列聖宸翰。皆工妙絕倫。而

高廟尤精。承平時。南齋供奉。皆爭妍筆札。以邀 睿賞。故翰林大考試差。朝 殿

試散館。皆捨文而論書。其中格者。編檢授學士。進士 殿試得及第。朝考一等上者。魁多士。下者入翰林。其書不工者。編檢罰俸。進士庶吉士散爲知縣。御史言官也。軍機政府也。一以書課試。下至中書教習。皆試以楷法。

內廷筆翰。南齋供之。諸翰林時分其事。故詞館尤以書爲專業。馬醫之子。苟能工書。雖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積資取尙待者。老可大學士。昔之以書取司空公。而詫爲異聞者。今皆是也。苟不工書。雖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階清顯。况敢問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墜地。失墜之由。皆以楷法榮辱之所關。豈不重哉。此真學者所宜絕

學捐書自竭以致精也。百餘年來。斯風大扇。童子之試。已係去取。於是負牀之孫。披藝之子。獵纓捉衽。爭言書法。提筆伸紙。競講摺策。惜其昧於學古。徒取一二春風得意者。以爲隨時。不知中朝大官。未嘗不老於文藝。歐趙舊體。晉魏新裁。所閱已多。豈無通識。何必陳陳相因。塗塗如坳。而後得哉。俗間院體。間有高標。實則人數過多。不能盡棄。然見棄者。固已多也。惟攷其結構。頗與古異。察其揩抹。更有時宜。雖導源古人。實別開體製。猶唐人絕律。原於古體。而音均迥異。宋人四六。出於駢儷。而引綴絕殊。其配製均停。調和安協。修短合度。輕重中衡。分行布白。縱橫合乎阡陌之經。引筆著墨。濃淡燦乎珠玉之彩。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臥於格式之內。精能工巧。遏越前載。此一朝之絕詣。先士之化裁。晉唐以來。無其倫比。班固有言。蓋祿利之道然也。於今用之。蔚爲大國。雖卑無高論。聊舉所聞。窮壤新學。或有所助云爾。

應制之書。約分二種。一曰大卷。應殿試者也。一曰白摺。應

朝考者也。試差大考。御史軍機中書教習。皆用白摺。歲科生員童子試。則用薄紙卷。字

似摺而畧大。則摺派也。優拔

朝考翰林散館。則用厚紙大卷。而字畧小。則策派也。二者相較。摺用爲多。風尙時變。畧與帖同。蓋以書取士。啓於乾隆之世。當斯時也。盛用吳興。間及清臣。未爲多覲。嘉道之間。以吳興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世。郭蘭石張翰風二家。大盛於時。名流書體相似。其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於摺策之體也。歐趙之後。繼以清臣。昔嘗見桂林龍殿撰啟瑞大卷。專法魯公。筆筆清勁。自茲以後。雜體並興。歐顏趙柳。諸家揉用。體裁壞甚。其中學古之士。尙或擇精一家。自餘購得高第之卷。相承臨仿。坊賈翻變。靡壞益甚。轉相師效。自爲精秘。謬種相傳。涓涓不絕。人習家摹。蕩蕩無涯。院體極壞。良由於此。其有志師古者。未覲佳碑。輒取九成宮皇甫君虞恭公多寶塔閑邪公樂毅論翻刻磨本。奉爲鴻寶。朝暮仿臨。枯瘦而不腴。靡弱而無力。或遂咎臨古之不上。不如承時之爲美。豈不大可笑哉。同光之後。歐趙相兼。歐欲其整齊也。趙欲其圓潤也。二家之用。歐體尤宜。故歐體吞雲夢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滯也。欲其腴潤。不欲其枯瘦也。故當劑所弊而救之。

近代法趨。取其圓美而速成也。然趙體不方。故咸同後。多臨塤塔銘。以其輕圓滑利。作字易成。或有學蘇靈芝真容碑。道德經徐浩不空和尚。此二家可上通古碑。實非干祿正體。此不過好事者爲之。非通行法也。吾謂九成宮難得佳本。即得佳本。亦疏朗不適於用。虞恭公裴揚已不可得。况原搨石乎。姚辨志亦僅宋人翻本。此二碑竟可不臨。歐碑通行者大則皇甫君。小則溫大雅可用耳。率更尙有顯慶二年化度題記黃葉和尚碑。但頗僻。學者不易購耳。今爲干祿計。方潤整朗者。當以裴鏡民碑爲第一。是碑筆兼方圓。體極勻整。兼九成皇甫而一之。而又字畫豐滿。此爲殷令名書。唐書稱其不減歐虞者。常爲干祿書無上上品矣。若求副者。厥有唐儉。又求參佐。惟李靖碑。皆體方用圓。備極圓美者。蓋昭陵二十四種皆可取也。近有樊府君碑。道光新出。其字畫完好。毫芒皆見。虛和娟妙如蓮花出水。明月開天。當是褚陸佳作。體近塤塔銘。而遠出萬里。此與裴鏡民皆是完妙新碑。二者合璧聯珠。當爲寫搨二妙。幾不必復他求矣。

大卷彌滿。體尙正方。非筆力雄健。不足鎮壓。宜參學顏書。以撐柱之。顏碑但取三本。臧懷恪之清勁。多寶塔之豐整。郭家廟之端和。皆可兼收而並用之。先學清勁以美其根。

次學豐整以壯其氣。郭家廟體方筆圓。又畫有輕重。最合時宜。縮移入卷。美壯可觀。此宜後學者也。但學三碑。已爲大卷絕唱。能專用臧懷恪。尤見筆力也。

唐末柳誠懸。沈傳師。裴休。並以遒勁取勝。皆有清勁方整之氣。柳之馮宿。魏公先廟。高元祐。最可學。直可縮入卷摺。大卷得此。清勁可喜。若能寫之作摺。尤爲遒媚絕倫。裴休圭峯碑。无可安國寺少變之。乃可入卷。此體人人所共識者也。

小歐道因碑。適密峻整。曾假道此碑者。結體必密。運筆必峻。上可臨古。下可應制。此碑有焉。求其副者。邠國公碑。張琮碑。八都壇。獨孤府君四碑。又有于孝顯碑。峻整端美。在蘇慈。虞恭公之間。皆應制之佳碑也。北碑亦有可爲干祿之用者。若能學則樹骨連血。當更精絕。若刁遵之和靜。張猛龍之麗密。高湛之適美。龍藏寺之雅潔。凝禪寺之峻秀。皆可宗師。至隋碑體近率更。尤爲可學。蘇慈。勻淨。整潔。旣已紙貴洛陽。而栖霞道場。舍利塔。整朗豐好。尤爲合作。鳳泉寺舍利塔銘。勻淨近蘇慈。美人董氏志媚好。亦宜作摺。右八種者。書家之常用。而干祿之鴻寶也。但須微變。便成佳摺。所惡於九成皇甫虞恭公者。非惡之也。以碑石磨壞。不可復學也。必求之唐碑。則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極

多佳書。合於時趨者。能購數百種。費賞無多。佳碑不少。今舉所見佳碑。可爲干祿法者。箸之於下。

張興碑秀美絕倫

河南思順坊造像記額豐美勻淨

韋利涉造像精美如絳霞絢采

南陽張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

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適媚

王畱墓志精秀無匹

李緯墓志體峻而筆圓

一切如來心真言和密似刁遵

馬君起浮圖記體峻而美

焦瓘墓志茂密

羅周敬墓志整秀峻爽

以上隨意舉十數種，各有佳處。張興碑之秀美，直逼唐儉，而羅周敬碑，尤爲奇絕。直與時人稍能唐碑者，寫入大卷無異。結體大小，章法方長，皆同大卷，不變少許。直可全置大卷中，不期世隔千祀，乃合時至是，稍縮小爲摺，亦復佳絕。誠千祿第一碑也。又有一法，唐開元石經，皆清勁適媚，九經字樣，五經文字，筆法皆同。學者但購一本，讀而學之。大字幾及寸，小注數分。經文可以備誦讀，字書可以正訛謬。師其字學，清整可以入策摺，一舉而三美備。窮鄉學僮，無師無碑，莫善於是矣。

歷舉諸碑，以爲干祿之用。學者得無眩於目而莫擇乎。吾今撮其機要，導其次弟焉。學者若不爲學書，只爲干祿，欲其精能，則但學數碑，亦可成就。先取道因碑，鈎出加大摹寫，白過，盡其筆力。至於極肖，以植其體，樹其骨。次學張猛龍，得其向背往來之法。峻茂之趣，於是可學。皇甫君唐儉，或兼蘇慈，舍利塔于孝顯，隨意臨數月，折衷於裴鏡民樊府君，而致其潤婉。投之卷摺，無不如意。此體似世之學歐者也。參之懷恪郭廟，以致其豐勁。雜之馮宿魏公先廟，以致其適媚。若用力深結作精，全縮諸碑法，擇而爲之。峻拔豐美，自成體裁。筆性近者，用功一時，餘則旬月。苟有師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獨出冠時。

也。此不傳之秘。遊京師來。閱千碑而後得之。

樊府君碑。輕縑素練。宜於時用。寫摺竟可專學此體。虛和婉媚。成字捷速。敏妙無雙。

卷摺所貴者光。所需者速。光則欲華美。不欲沉重。速則欲輕巧。不欲渾厚。此所以與古書相背馳也。

卷摺結體。雖有入時花樣。仍當稍識唐碑。某字某字如何結構。始可免俗。

卷摺欲光。吾見梁斗南宮啓大卷。所長無他。一光而已。光則風華穠艷。求此無他。但須多寫。稍能調墨。氣爽筆勻。便已能之。

篆貴婉而通。隸貴精而密。吾謂婉通宜施於摺。精密可施於策。然策雖極密。體中行間。仍須極通。摺雖貴通。體中行間。仍須極密。此又交相爲用也。

摺貴知白。策貴守黑。知白則通甚矣。守黑則密甚矣。故卷摺欲光。然摺貴白光。縹緲有采。策貴黑光。黝然而深。

卷摺筆當極勻。若畫豎有輕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氣體豐勻。而舒長。無促迫之態。筆力峻拔。而爽健。無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體自能方。畫自能通。貌

自能莊。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駕騏驎與騏驎。逝越軼而騰驥。

論書絕句弟二十七

昔嘗續慎伯爲論書絕句。擇人間罕稱者發明之。及述此書。論之甚詳。未能割愛。姑增於末。

隸楷誰能溯濫泉。勾容片石獨竄然。若從變處搜靈廟。應識崑崙在震遷。

勾容有吳葛府君碑額。爲正書第一古石。渾厚質穆。亦自絕塵。真隸楷之鼻祖。靈廟碑在隸楷交變之間。意狀奇古。若從欲變之始言之。則楊震張遷二碑。實開隸楷之意矣。

受禪應爲衛覬書。邯鄲韋誕比何如。瓘恆世受真傳法。一脈踰河走傳車。

受禪碑顏真卿以爲鍾繇。劉禹錫徐浩以爲梁鵠。今從其同時人聞人牟準衛敬侯碑文以爲衛覬書。覬與邯鄲淳並以古文名。子瓘孫恆。世傳筆法。恆傳崔悅。至宏浩爲北書之宗。又傳江瓊。至式。故北書率衛派也。

元常法乳知誰在。珍重豐碑有枳陽。文質蹒跚開石闕。始知晉法有傳方。

晉枳陽府君碑。豐厚茂密。在文質之間。今傳元常諸帖。字體猶有其意。真元常嫡嗣也。太 文皇帝神道。稍加姿美。然亦魏晉正傳。善學者當能會之。

鐵石縱橫體勢奇。相斯筆法孰傳之。漢經以後音塵絕。惟有龍顏第一碑。

宋爨龍顏碑。渾厚生動。兼茂密雄強之勝。爲正書第一。昔人稱李斯篆畫若鐵石。體若飛動。可以形容之。

餐霞神采絕人煙。古今誰可稱書仙。石門崖下摩遺碣。跨鶴驂鸞欲上天。石門銘體態飛逸。不食人間煙火。書中之仙品也。

瑯琊茂密集書成。邨閣褒斜章法精。能戒熹平變疎匾。僅傳古法彥雲銘。

秦斯瑯琊石刻。茂密極矣。漢隸惟邨閣有此意。褒斜異筆而同意。熹平以後。隸法大變。今楷出焉。惟鞠彥雲慕志獨有邨閣之法。

褒斜分法知誰繼。瘦硬應推弔比干。風蕩齊碑成一律。修羅雄峻獨爲難。

弔比干文。瘦硬無匹。出於褒斜。齊碑百餘種。皆以瘦硬取勝。然無雄峻秀韻之味。惟雋修羅碑獨峻拔耳。

鈺利森森耀戟。始興碑法變鍾傳。率更後出書名擅。誰識先師貝義淵。

率更書有武庫劍戟森森之氣。竇臬以爲出於北齊劉珉。想以其峻峭處近之。其實信本南人。南碑始興王碑。與率更皇甫君碑無二。乃知率更所從出。然南碑無不圓渾者。此則先變鍾法矣。

骨適而瑩態豐穠。懷令青青秀一峰。變化方圓盡奇麗。光芒鱗甲若游龍。

懷令李超墓志。骨血奇峻。結撰精麗。變化無端。兼備方圓。與張猛龍皆爲結體無上上品也。

子建遺碑獨擅場。衛家體質貴雄強。大刀斫陣無敵。沉著偏兼痛快長。

昔人稱中郎骨勢洞達。後世惟曹子建碑有之。雖體雜篆隸。致諳百衲衣。然沉著痛快。中有渾穆氣象。是般若正傳也。其開爽則啓唐人矣。

異態新姿雜筆端。行間妙理合爲難。誰人解作蘭亭意。君起浮圖仔細看。

唐馬君起浮圖記。字裡行間。姿態百出。詭製妙理。變化一新。而不失六朝法度。猛龍之後。未多見。鍾司徒意外巧妙。絕倫多奇。於此有焉。

魯公端合瓣香薰。茂密雄強合衆芬。章法已傳郝閣理。更開草隸裴將軍。

魯公書舉世稱之。罕知其佳處。其章法筆法全從郝閣出。若裴將軍詩。健舉沉迫。以隸筆作之。真可謂之草隸矣。

南宮書評妙難量。跳擲偏兼對越莊。靈慶池邊遺石在。神鋒峻立獨廻翔。

章縱書靈慶池碑。體格不出唐人。是歐虞新體。然龍跳虎臥。兼莊若對越。俊若跳擲之長。呂筆畫完好。深可寶愛。

山谷行書與篆通。蘭亭神理蕩飛紅。層臺緩步脩脩遠。高謝風塵屬此翁。

宋人書以山谷爲最。變化無端。深得蘭亭三昧。至其神韻絕俗。出於鶴銘。而加新理。則以篆筆爲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顏楊焉。

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變古有唐風。千年皖楚分張鄧。下筆蒼芒吐白虹。

自隋碑始變疎朗。率更專講結構。後世承風。古法壞矣。鄧完白出。獨鑄篆隸。治六朝而作書。近人張廉卿起而繼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渾灑深古。直接晉魏之傳。不復溯唐人。何有宋明。尤爲書法中興矣。

廣藝舟雙楫卷六終

